

皇清經解



禮記圖考

葵源江歲貢 著

朱子儀禮釋宮 按朱子禮記修禮書在此篇通考古人宮室之制今錄其全文加註詳有未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

室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禮室之制位右社稷左宗廟 此是也注云室門在

左也 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

外門 其外也蓋直將祖廟故士喪禮注以室門為內

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向廟也皆由而東行又由而北紫土

冠禮既訖外門之外主人迎賓人降階揖于外廟門注曰



皇清經解卷二百六十四

學海堂

所錢支
有拘那

鄉黨圖考

婺源江歲貢永著

朱子儀禮釋宮

按朱子晚年修禮書作此篇通考古人宮室之制今錄其全文加以註釋有未

備者補之有當詳考者別考於後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於經其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皆有

堂有門其外有大門

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

小宗伯文也注云庫門內維門外之左右祭義注云

周人尚左也

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

外門

天子諸侯之庫門

其北蓋直寢

南北相當

故士喪禮注以寢門為內

門中門凡既入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案士

冠禮賓立於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於廟門注曰

仁
478
64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六十四

江歲貢鄉黨圖考

一

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又案聘禮公迎賓於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相並排列之天子七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原文云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諸侯受聘於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疏又云司儀亦云每門止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大夫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考按賈疏之說定說也朱子中庸或問用孫毓說太祖居中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如此則不得有每門每曲矣大夫士之門唯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詳見後庠序則唯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於門外入門即三揖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櫓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

以朱墨縱橫畫地為射者所履

當棟

爾雅棟謂之梓注屋隱也

堂則

物當櫓

前梁也與門櫓同名

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櫓

前曰殿

音技

賈氏曰中脊為棟棟前一架為櫓櫓前接簷為殿

今見於經者唯棟與櫓而已棟一名阿案士昏禮賓升當阿

致命注曰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櫓

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又按聘禮賓升亦當櫓賈氏曰

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降殺則異耳

明堂四面有堂則其制異

後櫓以北為室與房

後櫓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室與房東西相連為之

案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於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北楣下爲室南壁而開戶以一架之間爲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序之制則無室案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於戶牖之間者此射於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釋宮曰無室曰榭卽序也宣王十年成周宣榭火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

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

夫士唯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案聘禮賓館於大夫士

君使卿還玉於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賈氏

云今不在大夫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此說未必然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注疏亦無說

房東房之稱當攷

按天子至士堂房室之制有廣狹降殺堂後爲房室左右房以夾室使室居中其制度當同如大夫士東房西室恐不成制度堂上設席行禮當戶牖之間賓席不得當東西之中偏於西北一隅非所以尊賓大夫賓尸尸席不當堂之中亦非所以尊尸皆因鄉飲酒義言設尊

賓主共之及拘於四面之坐以辭害意故先儒有此說耳朱子雖依舊說序次歷引諸經之言右房左房東房者云當攷則固疑舊說有未安矣鄉飲酒義說見後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郭注室中隱奧之處

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處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曲禮曰爲人子者居不主奧是也

東南隅謂之窔

鳥弔反

郭氏曰禮曰埽室聚爰爰亦隱閣

賈疏既夕禮云朔月童子執帚埽室聚諸爰

東北隅謂之宦

音夷

郭氏曰宦見禮

按禮無宦文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尙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曰

當室日光所漏入也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者經止

曰西北隅

又按西北隅亦謂之所見特牲饋食禮及喪大記鄭云屏隱也

按室中謂之中雷爾雅缺此一句當補月令中央土其

祀中雷鄭氏曰中雷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

者複穴是以名室爲雷云祀中雷之禮設主於牖正義

曰鄭意言中雷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雷之取明則其

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浴於中雷飯於牖

下明中雷不關牖下也又見下條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窻也月令正義曰古者

窟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雷之是以後人名室為中雷開牖者
象中雷之取明也室之上不開窓猶有中雷之名牖一名鄉音向其扇在內案
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間啟戶啟牖鄉注曰戶先闔後啟扇
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按喪大記寢東首於北牖下注云北牖下或為北墉下
士喪禮作北墉下此經牖墉兩本異文鄭不破牖為墉
則北墉亦有牖亦謂之向幽風塞向墉戶毛傳云向北
出牖也

戶牖之間謂之依音倚

郭氏曰窓東戶西也覲禮斧辰其狀如屏風畫為斧文亦以為設之於
此而得辰名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於

此又曰客位冠禮醮於客位

戶東曰房戶之間

士冠禮注曰房西室戶東也寢廟以室為主故室戶專得戶
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大夫士房戶
之間於堂為東西之中按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
之間賓主其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也又鄉
飲酒禮席賓於戶牖間而義曰坐賓於西北則大夫士之戶
牖間在西而房戶間為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按釋
宮曰兩階間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間則人君之室
正中其西為右房而戶牖間設展處正中矣又按詩斯千曰
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

室戶也正義曰大夫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其中其戶正中比一房之室戶爲西當攷

按大夫士之制亦當有左右房鄉飲於庠亦如其制設尊於房戶之間而賓席在尊西主人在阼階上爲近東卽是賓主共之不必謂在東西之中然後爲共也主人在阼介在西階上爲東西僎在尊東爲東北賓在戶牖間以阼階上視之卽爲西北不必謂在西北隅然後爲西北也其實賓席宜在中南鄉衆賓席以次繼而西僎者鄉之卿大夫來觀禮有無不定本無四面之坐象四時之說倘無僎禮之僎豈四方缺一方四時缺一時乎

作義者以臆說禮本不足爲據泥其文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宮室之制紊矣斯干詩言西南其戶此文與南東其畝相類南東其畝者或南其畝或東其畝則西南其戶者亦謂或西其戶或南其戶也蓋此詩言作燕寢其制度不必與正寢同故云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又云君子攸芋君子攸室皆燕寢也後言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以至生男生女尤可見其爲燕寢燕寢則有西戶謂東房之西南隅開一戶以入室南戶者室與堂相通西戶者左房與室相通故兩言之若止據室戶則當言東南其戶豈天子作宮必與大夫士相對而云西南其戶乎朱子云當攷正謂有可疑也今攷之如此則無

可疑於斯于詩而大夫士之宮室有定論前所引右房左房東房者皆無疑矣大夫士雖有東西房而陳器服及婦人行禮常在東房經有直言房者省文耳非謂止有一房不必言東也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士冠禮會於房戶之間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房之戶於堂南壁亦當近東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房中之東其南爲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

房外有東序此房南

壁惟據序內之壁近東偏而開戶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於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於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爲北堂也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於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堂有階也

按北堂之階謂之側階顧命一人冕執銳立於側階傳側階北下正義曰鄭王皆以側階爲東下階然立於東

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其竝立故傳以爲北下階上爲堂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按北下惟一階則西房有北壁無階矣然側階之名亦施於東西階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闔門升自側階而奔喪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是東階卽側階言邊旁之階也以在旁者爲側階則北堂階惟名北階矣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唯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於前檐之下按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於庠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庠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

物北面揖豫卽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之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又按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桷侏儒柱也梁楣也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按釋宮曰案廡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桷此刪去案廡謂之梁句而以梁爲楣恐誤前檐之梁橫梁也案廡之梁當是南北縱列東西各一今人謂之進深梁此梁之中各設侏儒短柱以承棟棟乃得高起若前檐之梁不得有侏儒柱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間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於楹外簠簋陳於楹內兩楹間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間知凡言兩楹間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爾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曰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間爲南北堂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按東楹之間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間爲南北之中明矣又按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則言戶東戶西近房卽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近楹則言楹東楹西近序卽言東序西

序近階卽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卽以堂言之祝漸米於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

序之前頭曰序端

序之外謂之夾室

儀禮與顧命皆曰東夾西夾夾室之名見魯廟禮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於東夾南注曰東於堂賈氏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於堂下當東夾是東於堂也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錡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爲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爲室中

亦當爲右房中

其有兩房者

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與

按夾室又謂之達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注云達夾室也又按夾室與房有壁隔之不相通也顧命傳釋西房東房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如此則夾室與房無別唐孔氏云房卽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太室故謂之夾室此說誤甚謂之夾者以其在序外也近內爲室近外爲堂謂之夾室對東堂西堂而言非謂夾太室也

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

覲禮記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南鄭賈氏曰卽西箱也釋宮曰室有東

西箱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箱亦曰東堂西箱亦曰西堂也釋宮又曰無東西箱有室曰寢案書顧命疏寢有東夾西夾士喪禮死於適寢主人降襲經於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箱矣釋宮所謂無東西箱者或者謂廟之寢也與當是廟之後寢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卽鄉射之東序東也此東西堂堂各有階按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東面階則東堂之階其西堂有西面階也

按東西階之上爲東垂西垂見顧命又疑東西階者人

君之制合四面有五階大夫士無東西階南北兩面三階是亦所以爲降殺奔喪篇之東階據尊者言之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禮賓之弓矢止於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於堂西堂西卽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饔饔於西堂下記曰饔饔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又按大射儀執事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立於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者中高而四面皆下者也

堂角有坵

士冠禮注曰坵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坵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坵也

按堂之四隅卽爲坵非別有土爲之也反坵以反爵崇坵以康圭乃是燒土爲之

堂之側邊曰廉

鄉飲酒禮設席於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積之上也又按鄉射禮衆弓倚於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按顧命四人夾兩階音侯傳云堂廉曰卮是廉一名卮或是兩階之廉一名卮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每階有東西兩廉聘禮饗鼎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

之中故曰內廉也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
曰下至地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為階九等
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
三等也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
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東楹之西酌散
交於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
禮冠於東序之筵而記曰冠於阼喪禮攢置於西序而檀弓
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階不正當序端在序之內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疏曰按諸經云三揖者鄭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士昏及聘禮是大夫士廟內有碑矣鄉飲酒射言三揖則庠序之內亦有碑矣祭義云君牽牲麗於碑則諸侯廟內有碑明矣天子廟

及庠序有碑可知但生人寢內不見有碑雖無文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則亦當有碑矣所以識曰
景引陰陽也疏云觀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又賈氏釋士

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按聘禮歸饗餼醢醢夾碑
米設於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
當醢醢南列米在醢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
北可見矣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
房室之壁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
深也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
則庭之深可知而其降殺之度從可推矣庭之兩旁無屋於
是行禮有雨沾服
失容而
廢者

堂塗謂之陳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七

江歲貢鄉黨圖考

七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雷按凡入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雷將曲者至門內雷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揖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雷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於雷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又按聘禮饗鼎設於西階前陪鼎當廉內注曰辟堂塗也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堂塗正直階當云階內廉在堂塗之內鄉飲酒禮注三揖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詩曰不入我陳又釋宮曰廟中路謂之唐詩曰中唐有甃甃今之甃也中間屋爲門門之中有闌門棖闌別有考見後士冠禮曰布席於門中闌西闌外注曰闌櫪也王藻正義曰

闌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宮曰櫪即代也在地者謂之臬郭

氏曰即門櫪也然則闌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

闌東其西曰闌西闌用短方木爲之門扉闌則闌上亦掩密者門中設闌之處也

門限謂之闕別有考見後

釋宮曰秩謂之闕郭氏曰闕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闌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闔謂之扉

邢昺曰闔門扉也其東扉曰左扉門之廣狹按士昏禮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隨入爲門中阨狹賈氏曰

皮皆橫執之門中阨狹故隨人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箇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箇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内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按士虞禮陳鼎在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向也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按聘禮賓問卿大夫迎於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竝行注曰大夫

揖入者省內事也既省俟於宁也凡至門內霤爲三揖之始

上言揖入下言三揖竝行則俟於霤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

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

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

宁別有考見後

周人門與堂脩廣之

數不著於經按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

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

室三之一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於堂得其三之

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以夏后氏之制推之

則周人之門殺於堂之數亦可得而知矣

門之内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士

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門西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亨於廟門之右是也闐東曰闐右亦入者言之也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於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按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釋宮曰屏謂之樹郭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此侯氏出門而隱於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別有考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按聘禮夕幣

於寢門外宰人告具於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極止於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於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又賓拜饗餼於朝注曰拜於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於經蓋不可得而考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注曰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

下室於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下室之外又有異宮也

自門之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於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於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廟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爲俎於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饌饗於西堂下記曰饌饗在西壁注曰西壁堂

之西牆下按門之西有牆則牆屬於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堂下則牆周乎堂矣牆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昏禮尊於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於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爾堂下之壁闔門在焉按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於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闔門也時母在闔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闔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闔門之內闔門如今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闔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闔門而在旁壁也冠者降西階適東壁見母則廟之闔門在東北隅

人君之堂屋爲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

其室爲夏屋燕禮說洗當東雷注曰人君爲殿屋也按經無殿屋之名

但云四阿而已按考工記殷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秦漢以後始稱殿

四注屋殷人始爲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

制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檀弓

見若覆夏屋者矣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雷兩下則唯南北有雷而

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雷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雷者

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雷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

頭起者爲榮又曰屋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賦曰

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起者曰榮謂之

榮者爲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

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門之屋

雖人君亦兩下爲之燕禮之門內雷則門屋之北雷也凡屋

之檐亦謂之宇按士喪禮爲銘置於宇西階上注曰宇梠也

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宮曰檐謂之梠郭氏曰屋梠邢昺曰屋

檐一名梠一名屋梠又名字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

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坳亦當宇矣特牲

饋食禮主婦視饔饔於西堂下注曰南齊於坳其記又注曰

南北直屋梠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雷鄉射禮記磬階間縮

雷是也雷以東西爲從故曰縮雷此雷謂堂之南雷也檀弓

重雷謂喪車以布爲池視其生時之重雷重雷者以木爲承

士唯南
一面

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禮經雖亡闕然於覲見天子之禮於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制則不見其有異特其廣狹降殺不可考耳按書顧命成王崩於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展牖間南嚮則戶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西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阼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箱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

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

鄭氏之說失之

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

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未敢必信也又按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此傳說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有所據姑存之以備參考

按古人宮室之制朱子考之詳密如此學者當悉其制度乃知古人朝聘行禮門外門內揖讓升降之儀宗廟

路寢同制皆有門庭堂階楹序房室路門外之治朝庫門外之外朝皆是平地無堂階故謂之朝廷廷者平地也執圭享覲在廟升堂復位侍食在寢入門後過位在治朝三朝門位諸制別考於後

通考天子諸侯三朝

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疏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其嘉事及王退俟大夫之朝也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此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故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不云士者注云此與諸侯射士不

與也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此是詢衆庶之朝也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貴臣答王之義也孤及諸侯東面者尊之故從賓位卿大夫西面者君之臣子統於君也士門西東面者以其卑故外之其外朝孤與士辟諸侯故就東方西面同其位按燕禮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門西東面大射亦然知諸侯有路門外朝者按玉藻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是也其外詢衆庶之所經雖無文亦當與天子同其位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若然周禮天子有射朝燕儀禮諸侯有燕朝也射雖無正朝當與天子同則天子諸侯皆三朝也○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疏此對路寢庭朝爲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

為內朝也

外朝考

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日詢國危二日詢國遷三日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注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當作庫門之外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擯謂揖之使前也叙更也輔志者尊上賢明也○又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臣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

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注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長鄉遂之官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日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左九棘右九棘故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元謂明堂位說魯公宮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言魯用天子之禮所名曰庫門者如天子皋門所名曰雉門者如天子應門此名制二兼四則魯無皋門應門矣諸侯皆無皋門應門說見後檀弓曰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言其除喪而反由外來是庫門在雉門外必矣如是王五門雉門為中門雉門設兩觀與今之宮門同闔人

譏出入者窮民不得入也郊特牲譏釋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小宗伯職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然則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與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

按先鄭誤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小司寇注亦因之謂外朝在雉門外朝士注皆破先鄭之說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此爲定說當以朝士注爲正然以漢之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擬古之外朝恐未當外朝在庫門外無宮室平時臣民皆得往來朝士職云凡得獲

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謂委於朝十日待來識之者是凡民皆可至外朝矣諸侯之外朝在庫門外者亦然故晉語云絳之富商韋藩木櫬而過於朝是凡民可以車往來也外朝君不常視三詢之事見於經傳者盤庚出矢言登進厥民太王屬耆老而告詢國遷也僖十五年晉陰飴甥言朝國人曰孤雖歸辱社稷其卜貳圉詢立君也定八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晉哀元年陳懷公朝國人問欲與楚欲與吳詢國危也諸侯之外朝未必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亦不常有君位也閔二年魯季友將生卜人云間於兩社爲公室輔此大約言周社亳社中間有朝廷耳其實治朝仍在中

門之內若外朝則在大門之外矣賈疏引此事云兩社在大門內中門外爲外朝與後鄭說不合非是又天子疑獄王欲會其期而免之亦視外朝

治朝考

天官太宰王眠治朝則贊聽治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王視之則助王平斷○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王族故士故爲士晚退畱宿衛者未嘗仕雖同

族不得在王宮大右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擯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王揖之乃就位羣臣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之皆逡遁音巡既復位大僕前前正王視朝之位王入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王之外朝則朝士掌焉玉藻曰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謂諸侯也王日視朝皮弁服其禮則同鄭司農云卿大夫士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疏鄭約燕禮大射諸侯禮卿大夫皆始入門右北面東上得揖乃

就位士發在其位故知王臣亦然云王揖之皆逡遁者約鄉黨

而知

是也

不言三公者舉輕以明重亦特揖可知也云其禮

則同者天子諸侯唯服別其禮則同也○又大僕掌正王之服
位出入王之大命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注服王舉
動所當衣也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奏行前正位而
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疏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
前正王位卻位立也○考工記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
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九室在路寢門外
正朝之左右爲之故鄭據漢法言之謂正朝之左右爲廬舍者
也○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朝辨
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

後適小寢釋服注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

朝辨色始入羣臣也入入應門也

當言入庫門
維門辨見後

小寢燕寢也○

禮器有以少爲貴者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疏君日出視諸
臣之朝若大夫人人揖之士不問多少衆共一揖之此諸侯所
尊者少故大夫特士旅之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司士云者是
也

按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於左偏揖羣

臣

揖者推手稍前非若今人之
揖也今人之揖古謂之肅拜

則朝禮畢於是君退適

路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王朝有九室諸

侯之朝左右亦當有室也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

言則於內朝大宰所謂贊聽治者於治事處贊之非謂

揖羣臣時也治朝無堂鄭注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門之外庭是也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於朝時管人布幕於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也退適路寢則君位虛君更視內朝羣臣當入故鄉黨有過位之事

燕朝考

夏官大僕王既燕朝則正位掌摯相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以其路寢安燕之處則謂之燕朝以其與賓客燕在寢也但與賓客及臣下燕時亦有朝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爲燕朝者以其因燕而朝賓臣燕禮已有成文圖宗人嘉事者朝不見故特見之謂宗人冠昏嘉禮之等皆曰嘉

事○又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注辭謂以王不視朝之意告之大僕兼掌治朝燕朝此不視朝謂不眡治朝與燕朝也○文王世子公族其朝於

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注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位正朝儀之位也疏臣有貴者以齒皆同姓之臣若公族在外朝與異姓同處位次之時則以官之上下○又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注謂以宗族事會○又外朝以官體異姓也疏是欲與族姓相連結以爲體也○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注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卽位

耳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大夫猶北面少前疏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三卿得揖東相西面五大夫得揖中庭少進北面不改

按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當有四一爲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鄭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鄉黨所記是也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是羣臣以元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寢非朝禮又或臣燕見於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

食對問政對儒行皆是燕見時也大僕職王視燕朝則前正位掌摯相本不止一事鄭以宗人圖嘉事解之舉一邊耳非謂燕朝專爲宗族視也孔子爲司寇在五大夫之中其位當在中庭北面無事不升堂或君有命或有所言於君乃升堂既下階仍復其中庭北面之位俟羣臣出乃出也釋宮言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曲禮言君子下卿位諸侯之朝以阼階前西面之位爲尊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大夫北面變於王朝也又天子諸侯路寢南面聽政燕在阼階西面

見禮疏

門考

考工記匠人廟門容大扁七個閤門容小扁多個路門不容乘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江歲貢鄉黨圖考

禮記

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多个注大扇牛鼎之扇長三尺每扇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廟中之門曰闔小扇腳鼎之扇長三尺參个六尺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疏路門近路寢故特小爲之應門內路門外有正朝臣入應門至朝處君臣正治之所故謂此門爲應門○大雅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箋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疏太王實爲諸侯其門不得同於天子但殷代尙質未必曲有等級文王因此制度增而長之以爲天子之制毛以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皋應故以皋應爲王門之名也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

按集傳云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朱子又云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此爲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

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注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與皋之言高也疏其餘諸侯有皋

門應門及路門

按此言魯之庫門擬天子之皋雉門擬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檀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之外言君復於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為魯記也禮器言繹之於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為衛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鄭氏因太王是諸侯始立皋門應門意謂此為諸侯之制不知後遂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矣天子皋門在王城之內雖有門未必與王宮相連蓋皋門內皆官府無民居諸侯則無

此制矣魯之庫門制度侈大或有之其實是公宮之門非若王之郭門也

禮器有以高為貴者天子諸侯臺門家不臺門言有稱也疏兩邊築閣為基基上起臺曰臺門諸侯有保禦之重故為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郊特牲臺門大夫之僭禮也疏兩邊起土為臺臺上架屋曰臺門二疏稍異後疏為勝左傳定二年邾子在門臺臨廷此諸侯之臺門也○春

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音灌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疏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眾云象魏闕也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也然則其上縣法象其狀巍巍然高

大謂之象魏使人觀之謂之觀也是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也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矣公羊稱子家駒云設兩觀諸侯僭天子其意以其奢僭故天災之左氏無此義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郊特牲云臺門大夫之僭禮唯言大夫異於諸侯不言諸侯異於天子兩觀爲僭禮無其文天之所災不可意卜

按兩觀與臺門當異制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於闕西辟樂備疏引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當謂兩觀之內道之西也是有兩觀則東西有兩宮室可設享而舞樂不止門上作臺也設兩觀爲僭或當如公羊說

公羊傳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

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皆天子之禮也注禮天子諸侯臺門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按疏以爲禮說又不足爲據○

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注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觀象魏舊章之處感而歎之疏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旣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爲雙何休言天子兩觀外闕則諸侯不得有闕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於觀此觀又名象魏哀三年季桓子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云感而歎之者一感魯君之失禮一感舊章廢棄故爲歎也○左傳哀公三年桓僖災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注象魏

門闕周禮正月縣敎令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爲象魏疏象魏是縣書之處見其處而念及其書○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前以詔王
諸侯路門亦名虎門昭十年齊子夏伐虎門門爲路寢門此亦當然

棖闌闕考

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注由闌右臣統於君闌門楹闕門限也疏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此大夫士是臣臣皆當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故出入君門恆從闌東也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闌東其大

射注云左則由闌西者汎解賓客入門之法也出入不得踐履

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竝爲不敬有謂入以東爲右出以西爲右

者未見此注疏耳○玉藻君入門介拂闌大夫中棖與闌之間士介拂

棖注此謂兩君相見也棖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闌大夫

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賓者亦然疏入門

謂入大門也介謂上介稍近君故拂闌大夫之介微遠於闌故

當棖與闌之間王介舉去闌遠故拂棖闌謂門之中央所豎短

木也棖謂門之兩旁長木也○又賓入不中門不履闕注辟尊

者所從也疏不中門稍東近闕也○又公事自闌西私事自闌

東注公事聘享也私事覲面也疏自闌西用賓禮也自闌東從

臣禮示將爲主君之臣也主君辭之仍出門入闌西

按以賓入不中門推之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闌右者亦不當中或稍西拂闌也

儀禮賈疏謂門有兩闌其說非是今不錄

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疏棖闌之間尊者所行故人子不得當之○又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注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梱門限也

宁考

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注人君視朝所宁立處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爲宁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疏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路門外有屏者卽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

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今按李郭二註以推驗禮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也

按宁有二齊風俟我於著俟我於庭俟我於堂著卽宁此是有堂之屋以門內兩塾間爲宁鄭注聘禮大夫揖入省內事旣省俟於宁是也一是門屏之間爲宁此路門外視正朝人君所立處近路門屏設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路門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間其實宁近門而遠屏不正當門屏之中間也蓋人君所立位之南羣臣甚多故宜去屏遠邢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得之若李

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此是齊風之著不可以此解爾雅之宁也天子朝諸侯當宁而立若在兩塾之間則宁南之位無多豈可容諸公諸侯乎孔疏謂諸侯內屏在路門內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近應門甚誤按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路門內不見有屏若天子屏在路門外近應門是內屏矣竊疑觀禮廟門外之屏唯天子有之明堂位所謂疏屏天子之廟飾者也諸侯廟內亦無屏聘禮賓入廟門內雷不見有屏邦君樹塞門之制在朝不在廟故郊特牲以臺門旅樹連言之不可以廟門例路門謂路門之內有屏也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唯爲諸侯言之門者路門也屏者雉門內之屏也若天子屏在應門外去宁愈遠矣總之人君宁立之位不論外屏內屏皆在路門外鄉黨過位在此邢氏旣知宁在路門之外屏樹之內矣又用曲禮孔疏釋屏謂之樹則屏又在路門內何前後自牴牾乎

堂階考

禮器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疏此周法也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制也○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注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下至地疏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大夫五尺

階五等士三尺故階三等也

按古之八尺當今五尺古之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凡
堂一室尺寸皆以此計之魯之堂當七尺階七等孔子朝服而
立於阼階當五尺之堂五等之階也三朝唯路寢有堂
檜風狐裘在堂孔疏云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
堂謂正寢之堂此爲確據君在堂上當南面臣有言或
君有命當升西階而造君前降亦西階士相見禮云君
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謂君在東則升東階在西
則升西階此燕見之法非正朝之法也

魯宗廟考

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注言廟如天子之制也疏言周公大廟

制似天子明堂謂制度高大如似天子耳不必事事皆同是知
魯之大廟不可一一似明堂也○又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
達鄉音向反音反出尊崇音崇坫音坫康音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注山節刻櫨
盧爲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爲藻文也復廟重屋也重檐重承壁
材也刮刮摩也鄉牖屬謂夾戶窗也每室八窗爲四達反坫反
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
尊於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爲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
焉屏謂之樹今梓思也刻之爲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爲之矣疏
此論魯之大廟之飾○又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
室也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也名敖疏此明魯有二廟不毀

象周之文武二祧也按成六年立武宮公羊左氏竝譏之不宜立也又武公之廟立在武公卒後其廟不毀在成公之時此記所云因成王褒魯遂盛美魯家之事因武公廟不毀遂連文而美之非實辭也○公羊春秋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左穀梁傳作大室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一天下之心於周室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牲魯公用騂牝周牲羣公一小毛色不純魯祭周公何以爲盛周公盛

穀新魯公燾故上言以新羣公廩全是故穀在上少有新穀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久不修也○穀梁春秋大室屋壞傳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春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

按世室大室三傳不同吳氏澄云世大二字通用故左穀誤世爲大穀梁謂大室猶世室以爲伯禽廟字雖誤而義與公羊同杜氏以爲大廟之室夫廟制中央一室謂之大室非大廟之室也此說是當從公穀爲魯公之廟魯祖周公廟宗伯禽魯公廟不毀似非過制吳氏謂聖人書之因見魯世室之非禮未必然

公羊春秋成公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疏明堂位云武公之廟武世室記人見武公之廟已立故言此非實然○左氏春秋定公元年立煬宮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注煬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平子逐君懼而請禱於煬公昭公死於外自以為獲福故立其宮○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注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為天所災疏桓之於哀八世祖僖六世祖親盡廟不毀服虔云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也○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

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簋

息緩反

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

用琬

苦管反

巖

音厥

升歌清廟下

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

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注季夏建巳之月也禘大祭也周公曰大廟魯公曰世室羣公稱宮白牡殷牲尊酒器犧尊以沙羽為畫飾象尊象骨飾之鬱鬯之器也黃彝也灌酌鬱鬯以獻也瓚形如槃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簋邊屬也以竹為之彫刻飾其直者也爵君所進於尸也仍因也因爵之形為之飾也加加爵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琬始有四足也巖為之距清廟周頌也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朱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也大武周舞也大

夏夏舞也周禮昧師掌敎昧樂詩曰以雅以南以簫不僭廣大也疏尊周公不可用已代之牲故用白牡犧象王注禮器云爲犧牛及象之形鑿其背以爲尊○又君衮冕立於阼夫人副禕音輝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注副首飾也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禕王后之上服唯魯及王者之後夫人服之諸侯夫人則自揄翟而下○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勤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勤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

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注清廟頌文王之詩也

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

管象疑是以管奏象非舞象書下禮管新宮自管鼓鼓合止祝歌笙鏞以間大射

有管奏之樂

朱干赤盾戚斧也此武象之舞所執也

記言舞大武不言舞

象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

之耳康猶褒大也○魯頌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

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

皇祖亦其福女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箋皇皇后帝

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

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皇祖謂伯禽

集傳謂羣公今按皇祖卽謂周公

○

又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炮載羹籩豆大

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箋楅衡其牛角恐其觸舐人也大房玉飾俎也○禮運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言郊禘皆僭禮

按魯有郊禘重祭祀禮者以爲成王賜之先儒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今考之若果成王所賜則魯頌閟宮當及之頌第言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絕不及賜祭之事其非成王所賜可知矣呂氏春秋言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桓王使史角往止之其言當必有據但惠公之時爲平王非桓王耳周既東遷王室陵夷魯遂敢請郊廟之禮王遣使諭止猶有請隧弗許慎守王章之意而魯他日遂敢行之其甚矣詩言錫之山川土

田附庸卽繼以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因以騂犧享后帝后稷以白牡享周公則僭郊禘之禮者其始於僖公乎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僖公母成風也

見僖八年四卜

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見僖三十一年則始僭郊禘者非僖公何僭禮之始必有其年月然而春秋不書始禘始郊者此僭上無王之事非若初稅畝作邱甲者比是以因致夫人始書禘因四卜不從免牲三望乃書郊而作頌者方侈陳其享祀受福以爲虛夸之辭適見其僭竊之罪有不可掩耳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此非大禘之祭也當時以免喪之祭爲吉禘故晉人辭於魯亦曰寡君未禘祀則禘亦時祭之通稱惟魯之大禘始爲

僭用白牡牲僭也君衮冕夫人副褱服僭也用八佾舞大武大夏納夷蠻之樂樂舞僭也則尊彝俎豆之器亦必有不當用而用者矣當時諸侯亦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其爲僭可知孔子所歎周公其衰者蓋謂此也若夫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自是禘周公非禘文王趙伯循因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魯禘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其言無所依據魯固有周廟得祭文王矣宋徽宗搜求三代之器有文王方鼎見宣和博古圖其款識云鹵公作文王尊彝鹵公卽魯公也尊彝者宗廟典常之器鼎亦可爲尊彝此魯公祭周廟之一證然則魯立周廟祭

文王猶宋祖帝乙鄭祖厲王或出於特賜今又於周公廟追配文王豈迎文王之主就食周公之廟乎周公用白牡文王當用何牲乎故趙氏之言未必可據而魯禘非禮自有所以非禮者卽魯頌之辭春秋之書以證呂氏春秋之說知記禮者之言非實而成王與魯公不任受過也當時以禘爲時祭通稱故王制與禘嘗烝竝列魯或禘於莊公或禘於武宮或禘於襄公唯禘於大廟用盛樂爲僭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殆爲魯言之乎若夫季夏六月禘周公而僖八年之禘爲秋七月此得失之小者不足論雜記謂七月而禘孟獻子

爲之是時獻子未執政范甯已辯之矣近儒謂禘卽祫兼及羣廟主別無大祫之祭據周禮司尊彝四時之間祀有追享朝享似追享是禘朝享是祫若魯之禘當卽是大祫蓋周公廟中旣無追配文王之事必不止祭周公頌言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騂剛魯公牲羣公當共之矣秋而載嘗正是七月行禘之時蓋以大禘禮行之於秋嘗則此嘗祭亦謂之大嘗故祭統以大嘗禘連言之然則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亦是以大禘禮行之於秋嘗僖八年大禘始見經故特書禘於大廟文二年可不書禘故變文稱大事大事卽大禘之祭也當不止及羣廟之主或兼及已毀廟之

主也

魯有周廟見左傳襄十二年

郊特牲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注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

朝制補遺

此卷旣畢再檢朱子語類因說周禮師氏居虎門司王朝文蔚問正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如何不是常朝朱子曰路寢庭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朝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然王却先揖揖羣臣就位王使人胡明仲嘗云近世

皇清經解 卷三百六十四
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之制元不如此按此條
言朝制分明路門內之朝君臣於此議政事鄭注大僕
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舉一隅耳非謂唯宗人得入異
姓之臣不得入也王藻言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者每日常朝既畢君自治文書於路寢臣自治文書於
官府無所議者也若有所議則入內朝成六年晉人謀
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將新中
軍公揖之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問獻子曰何如對曰
不可不如新田此內朝議政事之一證鄉黨記過位升
堂正是內朝議政事時位者居立寢門外揖羣臣之處
也既揖入寢門則此位虛矣過位時宜無言而云其言

似不足者謂諸大夫同入或與夫子言夫子不得不應
對也路寢庭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或臣有言乃升
堂亦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
或拜受命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下階復位復其堂
下之位俟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治朝之位諸臣皆不
在無至外朝復位之理也其言出降一等退而下堂卽
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此章不記正朝時事者前已記
君在踧踖與與故略之兩章互相備也觀朱子言路門
內議政事在此朝則知同異姓之臣皆得入矣庫門外
非每日常朝之所則知過位不在此且外朝在庫門外
非雉門外也每日常朝但立寢門外與羣臣相揖揖羣

臣就位王便入可知過位是此虛位又引胡明仲之言
可知後世拜跪之儀是沿秦制不得以此說周制今人
不考古人宮室之制既不知三朝唯路寢有堂又不知
外朝在庫門外又不善讀周禮大僕注泥其言一若路
門是禁地異姓之臣不得入於是以過位爲外朝以在
庫門外者移之雉門外以升堂爲在治朝使路門外平
地忽然而有堂有階一知半解貽誤後學因補朱子此
條詳言之以解惑

皇清經解卷二百六十四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六十五

學海堂

鄉黨圖考

婺源江歲貢永著

始制衣服考

禮運昔者先王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治其麻絲

以爲布帛疏云治麻絲爲布帛謂五帝時○易繫辭傳黃帝堯

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上衣下裳以象乾坤亦象元黃之色○世本胡

曹作衣黃帝

冕考

世本黃帝作冕

註冕冠之有旒者也

○大戴禮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通典云示

不邪黻纁塞耳

黻黃色纁緋也塞耳懸於兩旁

所以揜聰

通典云示不聽讒也東方朔云蔽明塞聰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

○左傳衮冕黻珽疏云論語

皇清經解

卷二百六十五

江歲貢鄉黨圖考

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元下朱取天地之色漢
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
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在上位者失於驕矜欲
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傳又云衡紕
紕紕疏云冕以木爲幹以元布衣其上謂之紕玉藻弁師俱作延論語
尙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五冕皆元冕知其色用元
也孔安國論語注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卽是紕也○論語
麻冕禮也孔注冕緇布冠也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疏鄭注喪
服布八十縷爲升

按冕者冠之有延有旒孔以緇布冠解之與始冠之緇
布冠相混又謂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亦非也古布幅闊

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二十升之縷
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縷此必不能
爲者也孔意蓋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不知
冠升倍衣唯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
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冠倍於衣之例孔誤釋耳麻冕
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細密
難成矣

周禮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注冕服有六而
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者是以
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貫也今時冠卷當簪者廣袤以冠紕
其舊象與疏延卽是上元者紐綴於冕兩旁垂之武兩旁作孔

以笄貫之

冠卷爲武以笄入紐及孔貫纁與髮

使得其牢固也凡冕體周禮無文

叔孫通作漢禮器制度取法於周今還取彼以釋之按彼文凡冕以版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上元下朱覆之乃以五采纁繩貫五采玉垂於延前后謂之遽延又云弁師所掌冕以旒爲主祭天用大裘取質其冕亦當無旒爲質故此不數之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俛也以低爲號也○又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纁雜文之名也纁古字藻今字合五采絲爲之繩垂於延之前后各十二所謂遽延也就成也繩之每一而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閒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纁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衮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驚衣

之冕纁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

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一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疏言

五采纁十有二者此據衮冕而言謂合五采絲爲藻繩十二道

爲十二旒也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此各據一旒而言玉有五色

以青赤黃白黑於一旒之上以此五色玉貫於藻繩之上每玉

間相去一寸十二玉則十二寸就成也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

不相并也云紘一條屬兩端於武者謂以一條繩先屬一頭於

左旁笄上以一頭繞於頤下至向上於右相笄上繞之是以鄭

注士冠禮云有笄者屈組以爲紘垂爲飾

兩頭皆有垂餘

彼據皮弁爵

弁此五冕皆有笄與彼同此言屬於武者據笄貫武故以武言之其實在笄王之五冕纁則有十二有九有五有三其玉旒皆

十二故纁不言皆有不皆者則九旒以下是也玉言皆則五冕旒皆十二玉也

按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無後旒可知後旒何所取義乎鄭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邃延而誤耳前後邃延謂版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深邃非謂後亦有旒也玉藻言十有二旒未嘗言前後皆十有二旒也據疏引漢禮器制度亦云垂於延之前後豈叔孫通失之與抑所引者非禮器制度之原文與且衮冕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如此繁重恐首不能勝夫子論爲邦何爲取於周冕乎鄭所計用玉每冕皆當去其半

又諸侯之纁旒九就璫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玉璫玉笄注侯當爲公字之誤也三采朱白蒼也

諸侯三采損元黃不敢用天地之色

也冕延上元下朱亦是法天地者朱色近黃也冕尊卑皆用元冕朱裏禮有損之而益亦所謂經而等也其餘謂延

紐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纁旒皆就皆三采也每纁

九成則九旒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璫塞耳者

黃帝用黹纁後王又易之

以疏王與諸侯互見爲義是以王言元冕朱裏延紐及朱紘明

諸侯亦有之諸公言玉璫明王亦有之鄭知侯當爲公者以下

別見諸侯又九就當上公以九爲節故知是公也○又諸侯及

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注各以其等纁旒

以其命數也侯伯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五就用玉五十

纁玉皆三采孤纁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纁二就用玉十

八再命之大夫纁再就用玉八纁玉皆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疏云孤卿大夫文承諸侯之下故鄭以諸侯之孤卿大夫解之不別見天子之臣文中可以兼之云各以其等爲之不言爵而言等則依命數矣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鄭知然者凡冕旒所以爲文飾一命若有則止一旒一玉而已非華美又見一命大夫衣無章士又避之變冕爲爵弁若一命大夫有旒士則不須變冕爲爵弁直服無旒之冕矣故知一命大夫無旒也孔子爲司寇是一命大夫去魯不脫冕而行此冕是無旒之冕衣無文裳刺黻而已魯人之歌言衣衣章甫爰得我所者借尊者之冕服言之其實非龍衮之衣也若然爵弁制如冕但無旒爲異則無旒之冕亦與爵弁不殊得謂之冕者但無旒之冕亦前低一寸餘故亦得冕名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

注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有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冕版長前後距武深遠非以前後旒垂爲邃後無旒前已繅明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

元表纁裏疏天子之旒十有二就每一就貫以玉就閒相去一

寸則旒長尺二寸古尺尺二寸當今尺七寸五分天子齊肩則諸侯以下各有

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數垂而長短爲差

旒垂五采玉依飾射侯之次從上而下初以朱次白次蒼次黃

次元五行相克之次五采玉旣貫徧周而復始三采者先朱次白次蒼

二色者先朱後綠至漢明帝時用曹褒之說皆用白旒珠與古

異也云元表朱裏者纁是朱之小別赤黃之間周禮鍾氏三人爲纁

鄭注士冠禮朱則四人與是纁朱同類故注弁師朱裏與此不

異○禮器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

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注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疏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者亦是夏殷也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亦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

按記者雜記異代之冕制天子用朱綠二采太卑矣諸侯有五等一用九旒太無別矣七旒五旒用之上大夫下大夫則已僭士得服三旒之冕亦太尊以此觀之可知周冕之善夫子所以取之

左傳衡紃紃注衡維持冠者紃冠之垂者疏王后之衡以玉爲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弁則天子之衡亦用玉衡即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紃者縣瑱之繩

垂於冠之兩旁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元紃則紃必織線爲之若今之條繩卽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爲紃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魯語獨言元者以元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元色也紃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縣其餘也士冠禮言組紃知天子諸侯之紃亦用組也○祭義天子冕而朱紃諸侯冕而青紃

冕服考

書益稷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孔傳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孔疏云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司常云

日月爲常王者禮有沿革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畫之於旌旗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衮爲名則所畫自龍以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據此記文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言郊特牲所云謂管禮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衮統名耳蔡氏書傳云上衣下裳之制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會繪也宗彝虎雖取其孝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明粉米白米取其養黼若斧形取其斷黻爲兩已相背取其辨紵鄭氏讀爲黼紵也紵以爲繡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之於裳繪繡皆雜施五采以爲五色也又按王制孔疏云宗彝謂宗廟彝尊之飾有虎雖二獸虎有猛雖能辟害故象之不言虎雖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也禮有六彝知必爲虎雖者周禮陳六尊六彝皆遠代者在後六尊之次火是虞氏

之尊山是夏后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雖彝在後故知虎雖虞夏已飾於尊彝時已稱宗彝以周禮差之而當毳冕知虎雖有毛之鄭注云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衮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王制疏云皐陶謨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者謂諸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是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也謂子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希讀爲絺或作希王

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纁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雌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古人必爲日月星辰於衣者取其明也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能變化華蟲取其文理衣是陽畫亦輕浮故衣纁也宗彝者據周之彝尊有虎彝雌彝因於前代則虞時有虎彝雌彝可知宗彝非蟲獸之號而言

宗彝者以虎雌畫於宗彝則因號虎雌爲宗彝其實是虎雌也

虎雌同在於彝故此亦并爲一章也虎取其嚴猛雌取其有智

爾雅注雌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兩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藻亦取其有

文火亦取其明粉米共爲一章取其潔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爲

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黻黑與青爲形則兩已相

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去就之理也裳主

陰刺亦是沉深之義故裳刺也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

爲章首若不登龍於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袞龍乎明

知登龍於山取其神也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

登火在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以毳爲五章之首故知

登火於宗彝取其明也

王制疏云宗彝之下有藻火二章火光明貴於藻故知登火不登藻

云九

章初一日龍至凡五此無正文竝鄭以意解之以其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云希刺粉米無畫者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不變故得希名然則毳冕之粉米亦刺之也祭服衣本是元今元冕一章仍以元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於裳而已知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者見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天色元地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卽是纁色故以纁爲名也

按三代制禮有益亦有損天子用物雖得備十二然冕戴於首既有十二旒十二玉以則天數冕服之章以九爲尊取陽數之極禮尙相變也古用十二章周損爲九章日月星唯畫於大常正是監前代損益之精意倘有

益無損則制度彌文伊於胡底乎鄭說俱允當有謂周冕服亦用十二章者非也

又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自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已疏上具列天子之服此文以上公自衮冕以下差次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此土公衮以下旣非自相聘之服又非已之祭服案曾子問云諸侯裊冕出視朝鄭云謂將廟受謂朝天子時也及助祭在廟理當裊冕若卿大夫聘天子受之在廟及助祭亦用冕服可知玉藻云諸侯元端

以祭注云端當爲冕是諸侯元冕自祭於已也玉藻注云諸侯祭宗廟之服唯魯與天子同此注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祭於已彼不言二王後此不言魯者彼此各舉一邊而言其實相兼乃具也魯雖得與天子同唯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衮冕若餘廟亦元冕或可依公羊傳魯公與羣公別牲而用駢剛則其服宜用鷩冕可也其二王後唯祭受命王得用衮冕其餘廟亦用元冕也○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遂延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注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衮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疏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聽朔之服卑於視朝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又諸侯元端以祭裨冕以朝注

祭祭先君也

祭外神亦元冕

端亦當爲冕字之誤也諸侯祭宗廟之服

唯魯與天子同朝朝天子也裨冕公衮侯伯鷩子男毳也疏唯魯與天子同者明堂位云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房中是也此謂祭文王周公之廟得用天子之禮其用魯公以下則亦元冕○王制疏云公之衮冕數與王同其旒數則異故鄭注觀禮云上公衮無升龍其旒則九不十二也其三公司服無文按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服毳冕也有孤之國其孤絺冕卿大夫元冕士爵弁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以鄭註玉藻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也○禮器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疏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衮諸侯以下文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衮

侯伯鷺子男毳孤卿絺大夫元士爵弁元衣纁裳今言諸侯黼
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今云龍衮者舉
多文爲首耳。○左傳火龍黼黻昭其文也。注火畫火也龍畫龍
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疏周衮冕
九章傳唯言四章畧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衣畫龍先於火今火
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覲禮侯氏裨冕釋幣於廟注裨冕
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裨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
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鷺子
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疏裨讀從詩政事一裨
益我取裨陪之義天子六冕以大裘爲上無裨義衮冕以下皆
爲裨云上公衮無升龍者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
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降諸侯降龍以此言之上得兼下下
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若然彼升龍
文承大旗之下知不施於旌旗而據衣服者案司常云交龍爲
旂又云諸侯建旂注云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
則旌旗升降俱有而白虎通云諸侯降龍者據衣服而言

冕服之黻考

兼考
笏烏

左傳衮冕黻珽注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疏黻韠制同而
名異鄭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
韠以韋爲之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
鄭氏易緯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
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

也是說黻鞞之元由也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韍言舜始作韍也尊祭服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凡鞞皆是裳色其黻則有文飾焉玉藻曰鞞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鄭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是說鞞之制也記傳更無韍制皆是鞞義明其制與鞞同經傳作黻或作韍或作蒔音義同也

按黻與韍不同黻是裳上之章以青與黑之文繡作兩己相背之形韍是韋蔽膝此衮冕黻斑當作韍乃與下火龍黼黻之黻同作黻蓋轉寫之誤耳若論語禹致美乎黻冕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與冕連文皆當爲黼黻之黻故鄭注論語云黻是冕服之衣冕其冠也明黻

是冕服之章舉後一章以該他章耳邢疏既引鄭注乃解黻爲蔽膝邢說誤今集註亦承其誤

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韍冕服之鞞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也龍取其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黼韋而已疏士冠禮士黼韍是士無飾推此則尊者飾多此有四等天子至士亦爲四等故知卿大夫加山諸侯加火天子加龍詩朱芾斯皇鄭箋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疏芾從裳色祭時服纁裳故芾用朱赤但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朱深於赤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文則皆謂之朱○又赤芾在股箋見前○玉藻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

三命赤韍蔥衡注此元冕爵弁服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韍之亦言蔽也縕赤黃之閒色所謂韠也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蔥疏一命謂公侯伯之士士冠禮爵弁韠韠此縕韍則當彼韠韠也諸侯黃朱色淺亦名赤韍則大夫赤韍色又淺耳○左傳衮冕黻珽注珽玉笏也疏天子之笏以玉爲之管子云天子服玉笏以朝日是有玉笏之文也釋名曰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卽今手板也

按笏者古人以爲服飾常插之於帶閒有事出之無事仍插之禮經皆言搢笏後世謂之簿又謂之手板不插而執之乃有持簿執手板之事又有垂紳正笏之文皆

非古制疏中凡言執笏者皆誤也

今作文當言垂紳正笏不得用垂紳正笏

玉藻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注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恆直○又諸侯茶前後直讓於天子也注茶讀爲舒遲之茶舒懈者所畏在前也謂謂圍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唯天子謂焉是以謂笏爲茶○又大夫前謂後謂無所不讓也注大夫奉君命出入者也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圍

按珽與大圭不同天子冕弁諸服常搢珽唯朝日搢大圭故典瑞特言之若大圭卽珽平時皆搢不必於典瑞見之矣考工玉人言大圭長三尺杼上終椎首謂圭上

殺又別爲椎頭若珽則無終葵首之制且王藻下文言
笏度二尺有六寸尊卑皆然亦不長三尺也笏插於帶
以上爲前下爲後謂者曲也非圓殺之謂珽通身皆直
茶則上曲而下直大夫之笏曲其中央則上與下皆有
彎環之形後世之笏作曲形正前詘後詘之謂也鄭誤
以大圭爲珽并詘字之義亦失之管子言天子服玉笏以朝日此玉笏爲大圭

又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音班文竹士竹本象可
也注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竝用
純物也疏謂以魚須文飾其竹前言將適公所史進象笏則大夫亦用象熊氏云謂有地大夫
○又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

也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廣而上下殺尊卑皆同但所出物異耳鄭誤
以大圭杼上終葵首爲天子之珽注文不錄○詩赤芾金鳥下復
口爲此冕服之鳥也金者黃朱色屨制詳見天官屨人

四代祭服之冠考

王制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冏而祭周人冕而祭
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氏十二
章周九章夏殷未聞○疏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冕屬周禮皇
邸皇舞皆爲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士冠禮記
周弁殷冏夏收注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冏名
出於幬言所以自覆飾也收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
制之異未聞疏弁者古冠之大號非直含六冕亦兼爵弁於其

中

弁服考

爵弁爲冕之次亦兼考之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

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其布三十升

三十升之說非是疏謂取冠倍之義以喪冠爲證前已辯之

纁裳淺絳裳

凡染絳一人謂之緇再入謂之緇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緇韐也士緇韐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韐之制似鞞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疏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積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

色爲異又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其尊卑次於冕以纁入黑則爲紺以紺入黑則爲緇是三入赤再入黑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爵頭爲喻也以紺再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鍾氏緇色解之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絳爾雅及鍾氏皆無四入之文經有朱色故鄭約之若以纁入黑則爲紺若以纁入赤則爲朱也朝服皮弁服元端服及深衣長衣之等皆以布爲之祭統云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爵弁服是冕服之次故知亦用絲也茹蘆茅蒐一名蒨可以染絳周公時名蒨草爲韎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韐爲韎韐也○又皮弁爵弁并緇組紱纁邊注并今之簪有并者屈組爲紱垂爲飾纁邊組側赤也○詩絲衣其紱載弁俅俅傳絲衣祭服也紱繫鮮

貌依依恭順貌箋載獨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
疏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
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雜記大夫冕而祭
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注弁爵弁也冠
元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己唯孤耳○又士
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注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
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疏大夫謂孤也冕絺冕也少牢上
大夫自祭用元冠此與少牢異故知是孤知非卿者以少牢禮
有卿賓尸明卿亦元冠不爵弁作記之人以己既爵弁親迎則
士亦當用爵弁自祭於己廟記者緣士類欲許之其理不可親
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祭祀常所供養故須依其班

序

按周禮無爵弁王之弔服有素爵弁於弁經服見之士
之爵弁無等故弁師不言司服亦不言爵弁者疏云爵
弁之服唯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
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次轉相加不得輒於士上
加爵弁故以皮弁服爲首也公襲有爵弁二則爵弁又
爲諸侯始受命之服

士冠禮記三王其皮弁素積注質不變郊特牲注所不易於先
代○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注會縫中也璫讀
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
詩云會弁如星又日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疏

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邸○又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注玉璫如其命數韋弁皮弁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璫飾四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之大夫璫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及士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疏天子與公不言韋弁此言之亦是互見之義○詩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傳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璫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箋會謂之縫中飾之以玉璫璫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疏其韋弁飾與皮弁同○又其帶伊緇其弁伊騂箋騂當作璫以玉爲之疏顧命士之騂弁是青黑色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騂當作璫○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韠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

晉卻至衣韠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疏韠是蒨染謂赤色也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鄭此注裳亦用韠韋至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鳥之義聘禮卿韋弁歸養飭注云韋弁韠韋之弁蓋韠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疑用韠布爲衣也言素裳者亦從白鳥爲正也伍伯謂宿衛者之行長○又胝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又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注諸侯之自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疏皮弁是士助君視朝之服也天之士從王視朝亦服皮弁注諸侯相朝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

又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疏以天子用元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績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疏鄉黨說孔子之服云素衣麤裘鄭云視朔之服視朔時君臣同服也三皇時以白鹿皮冒覆頭鉤領繞頂此象上古謂象三皇時以五帝爲大古以三皇爲上古也云以素爲裳者經典云素者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也亦云白即此文之等是也此素雖是白繒而衣仍用布素衣麤裘之素衣恐只是白布衣亦用白繒則有以帛裏布之嫌畫績言素者謂白色即論語繪事後素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則檀弓奠以素器之等是也知皮弁之服亦用十五升布者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餘不云者舉皮弁可知也

冠考

士冠禮記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綏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注大古唐虞以上綏纓飾未之聞大古質無飾重古始冠冠其齊冠白布冠今之喪冠是也郊特牲注云大古無飾非時人綏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綏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爲喪冠也疏緇布冠孔子時有綏者故非時人綏之諸侯則得著綏

尊者飾也冠而敝之據士以上冠訖不復用若庶人猶著之故
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用緇布冠籠其髮是庶人常用之
矣詩箋云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儉且節也大古時吉凶同服白布冠三代有
牟追之等則以白布冠為喪冠

按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言後世之元冠用繒不用布故
始冠之緇布冠既冠可敝注疏未明言元冠用繒則可
敝之義不明當補

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纓廣終幅長六尺注缺
讀如有頰者弁之頰緇布冠無笄者著頰圍髮際結項中隅為
四綴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固頰為之耳今未冠笄者著卷
幘頰象之所生也屬猶著纓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纓一幅長六

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疏云著頰圍髮際
者無正文約漢時卷幘亦圍髮際故知也隅為四綴亦無正文
既武以下別有頰項明於首四隅為綴上綴於武然後頰項得
安穩也項中有緇亦無正文頰之兩頭皆為緇別以繩穿緇中
結之然後頰得牢固也人髮之長者不過六尺纓六尺足以韜
髮既云韜髮乃云結之則韜訖乃為紒矣紒結髮也

按頰者弁之貌不可以此釋缺項缺當讀如字敖繼公
云冠後亦謂之項缺項者別以緇布一條圍冠圍髮際而綴於
武非圍冠而後不合故名缺項謂其當冠項之處當人則缺

也此說是後既不合宜有繩結之乃得固敖氏謂結之
以固冠則非敖氏又謂大古始為冠之時其制如此此

說亦是著緇布冠有缺項存古也若元冠則不用缺項而纓屬於武矣是以內則不言缺項又疑注隅爲四綴之說未必然固冠自有纓不藉缺項而固則冠武與缺項不必連綴是以元冠無缺項亦固也纓卽內則之緹古人_不露髮必韜而結之繞爲髻乃著冠冠無笄而安髻有笄

又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音牟夏后氏之道也注或謂委貌爲元冠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丈夫也甫或爲父母發聲也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常服以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疏三代皆言道是諸侯朝服之冠在朝以行道德者也

按雜記言委武元編傳言太伯端委以治周禮又云弁冕端委以治民又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則委貌亦單言委公西華言端章甫猶云端委未必有取於殷冠孔子言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似章甫與委貌亦有微異魯人歌衮衣章甫爰得我所又似當時章甫與委貌亦通行可通稱未必夫子以殷人常服章甫也

檀弓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注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疏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禰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直縫但多作禰而并橫縫之周吉冠文故多辟

積而橫縫若喪冠質猶疏辟積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而
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
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皆從縫

按今時之喪冠與古吉冠略相似冠以梁得名冠圈謂
之武梁屬於武但古喪冠用繩爲武今用布爲武耳古
吉冠以黑繒爲梁亦以黑繒爲武梁之廣無正文喪冠
廣二寸見喪服篇賈疏則吉冠當亦如之非若後世之
帽盡舉頭而蒙之也吉冠之異於喪冠者吉用繒而喪
用麻布也吉冠之武用繒而喪冠之武以繩也吉冠之
梁兩頭皆在武上從外向內反屈而縫之不見其畢喪
冠外畢前後兩頭皆在武下自外出反屈而縫之見其

畢謂之厭冠也吉冠纓武異材喪冠纓武同材也喪冠
三辟積於二寸之梁上縮縫之大功以上右縫小功以
下左縫殷以上吉冠亦三辟積向左縫周始變爲橫縫
辟積無數冠形穹隆當長尺有數寸橫縫可十餘辟積
此章須識古之冠制乃知縮縫橫縫之解後儒既不知
古冠用繒則緇布冠何以旣冠而可做又謂一幅之材
順經而辟積則少順緯而辟積則多又謂一幅布爲冠
頂窄於武故於其上爲辟積使上狹下寬皆由不識古
冠之廣止二寸非用一幅之材舉頭而蒙之也其失亦
有所由來聶崇義三禮圖喪冠廣三寸已非古制矣秦
始皇自謂以水德王改冠六寸

見史記本紀

於是冠梁始闊

至漢又增爲七寸故漢輿服志云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此以委貌同皮弁如後世之帽於是古制盡失猶賴有喪冠存古制之彷彿今人鮮有能考究者矣

雜記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黹委武元緇而後黹注不黹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元元冠也緇緇冠也疏元緇二冠既有先別卷後乃可黹故云而後黹也大祥緇冠亦有黹何以知之前既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緇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黹也

按委委貌也武冠卷也委貌之制以冠委於武故云委武非謂武有二名也委貌卽元冠下又云元者委武之

制有元有緇故以委武總於上下分元緇二冠也黹所以爲飾大白緇布之冠皆用布故有纓無黹元冠用黑緇緇冠用生絹故垂黹爲飾非謂別安冠卷之故也鄭注本明疏不善隅反徒求之別安冠卷則大白緇布冠何嘗不別安冠卷乎後人不識元冠與緇布冠之別由疏失之

玉藻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注本大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又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纓纓諸侯之冠也注皆始冠之冠也元冠委貌也諸侯緇布冠有纓尊者飾也纓或作纓或作黹疏諸侯唯纓纓爲異其類項青組纓等皆與士同○又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

其雜色也。士之齊冠也。注言齊時所服也。四命以上齊祭異冠。疏諸侯元冕祭元冠。齊孤則爵弁祭亦元冠。齊是齊祭異冠也。三命以下大夫則朝服以祭。士則元端以祭。皆元冠也。此云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是齊祭同冠也。天子大夫與諸侯孤同。亦爵弁祭元冠。齊。又編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疏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云子姓元吉。編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卷用元而冠用編。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

按注言古者冠卷殊。謂冠與卷不相連。至著冠時始合之。對下文居冠屬武耳。疏以冠卷異色解之。誤矣。冠卷異色。唯此編冠元武與元冠編武二冠耳。非此二冠則

元冠元武編冠編武不異色也。注冠卷殊之說。亦非是。說見下。

又編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紕緣邊也。既祥之冠。已祥祭而服之。又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注惰游罷民也。亦編冠素紕。凶服之象也。垂長綏。明非既祥。又元冠編武不齒之服也。注所放不帥教者。又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注謂燕居冠也。著冠於武。少威儀。燕無事者去飾。疏燕居之冠。冠武相連。屬燕居率略少威儀。又不加綏。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按冠必與武先縫合。乃可著。且行禮者必先衣冠。不於行禮時始著冠。何必以臨時著冠於武爲多威儀耶。又

吉冠內畢如冠不屬武則內畢之冠未易連合倘連合不固行禮而冠脫大失威儀古人當不如是迂拙也詳此經之意居冠屬武對下有事然後綏而言謂燕居之冠但以纓結於頤下使冠與首相著而已更不用垂綏屬武是結纓而武連於首非謂冠梁屬於武也

又大帛不綏注帛當爲白大帛謂白布冠也不綏凶服去飾疏左傳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白繒冠也與大布相對與此異也○又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注恭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綏當用績

按王者之後未見用紫之事蓋當時尙紫之漸耳
朝服考

司服凡甸冠弁服注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謂王服此以田疏凡甸冠弁服據習兵之時若正田時則當戎服左傳衛獻公不釋皮冠皮弁韋弁同但色異耳是正田用韋弁也○王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疏王制云周人元衣而養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燕飲羣臣之服亦卽田獵之冠弁服爲諸侯朝服彼注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爲裳卽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又朝服以食注食必復朝服所以敬養身也疏謂釋服

之後將食之時又如朝時朝服。○王冠禮筮於廟門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注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緇帶黑繒帶也士帶博二寸再繅四寸屈垂三尺素韠白韠韠也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三寸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朔朝服以日視朝疏云素裳者雖經不言裳裳與韠同色云素韠故知裳亦積白素絹爲之也積者辟皮弁服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玉藻聽朔視朝彼皆不言臣此兼言臣者欲見在朝君臣同服○雜記朝服十五升古未有棉花布以麻爲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玉藻非列采不入公門注列采正服○又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注亦

僭宋王者之後疏王制云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爲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縞生絹也○又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注謂與諸侯羣臣也諸侯視朔皮弁服疏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服而後服朝服也

兼考元端服

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此暮夕於朝之服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易曰夫元黃者天地之雜也天元而地黃士皆爵韠爲韠其爵同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疏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是大夫士家私朝此服是向暮時夕君之服朝禮備夕禮簡故以夕言之若卿大夫暮夕於君當亦朝服矣

左傳云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云暮夕者無事亦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故傳云子革夕子我夕皆是有事見君非常朝夕之事也夕見君當是路寢之朝朝服亦得名端皆以十五升布爲緇色正幅爲之同名也雜裳前陽後陰故知前元後黃三等士各有所當當者卽服之故言可以許之

按鄭言不以元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非也朝服元端及深衣皆用元冠雖不爲緇布冠陳亦不可以元冠名服

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注端者取其正也士之衣袂皆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大夫已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半而益一則其

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疏衣袂二尺二寸喪服記文彼注云此

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是元端之身長二尺二寸今兩

邊袂亦各屬一幅幅長二尺二寸上下亦廣二尺二寸故云廣

袤等袤則長也布幅二尺二寸每幅兩邊各去一寸爲縫其實得二尺也其袪尺二寸據玉

藻深衣之袪尺二寸而言也雜記云凡弁經其袂侈袂少牢主

婦衣綃衣亦云侈袂侈大也鄭卽以意爲半而益一以解之也

○玉藻天子卒食元端而居注服元端燕居○又韞君朱大夫

素士爵韋注此元端服之韞也韞之言蔽也凡韞以韋爲之必

象裳色則天子諸侯元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元裳黃裳雜裳

也疏大夫元端以素爲裳故素韞大夫旣以素裳爲朝服又以

爲元端服禮窮則同故也

論語非帷裳必殺之注王肅曰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疏
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其餘服之裳則亦有殺縫故深衣
之制要在縫半下齊倍要喪服之制裳內削幅注云削猶殺也
按帷裳對深衣及長衣中衣之裳言之深衣等裳無辟
積其當旁之衽須斜裁謂之殺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
裳有辟積則前三幅後四幅皆以正裁無辟積故無殺
王注乃對上衣言之誤矣衣身與袂俱以二尺二寸之
正幅各去邊二寸縫之安得有殺疏既知舉深衣裳有
殺矣仍曲徇王說又舉喪服之裳內削幅者為殺誤甚
喪服正是帷裳其云內削幅者謂布幅二尺二寸縫時

各削一寸向內縫之不若衰衣向外縫耳與此殺字義
異此殺謂斜裁彼削謂摺倒一寸注雖以殺訓削義實
不同集註不用舊說須參合深衣考之

鄭注喪服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疏朝服
謂諸侯與其臣以元冠服為朝服天子與其臣以皮弁服為朝
服祭服者衮冕與爵弁為祭服不云元端亦是士家祭服中兼
之凡服唯深衣長衣之等六幅破為十二幅狹頭向上謂裳兩
不須辟積其餘要罔已外皆辟積無數不似喪服三辟積有數
也喪服之裳幅三衽注云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疏云衽是屈中
之稱一幅凡三處屈之辟兩邊相著自然中央空矣幅別皆
然前為陽後為陰故前三後四各象陰陽也唯深衣之等連衣
裳十二幅以象十二月也

按帷裳之制經無考因喪服注可見皆用七幅前三後四與衰裳同辟積無數與衰裳異

玉藻衣正色裳間色注謂冕服元上纁下疏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間色○顧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反裳傳王及羣臣皆吉服蟻裳名色元彤纁也疏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則衮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言王賜諸侯元衮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蟻裳以色元如蟻故以蟻名之禮祭服皆纁裳此獨云元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彤赤也纁是赤色之淺者故以彤爲纁

皇清經解卷二百六十五終

嘉應生員李恆春校

皇清經解卷二百六十六

學海堂

鄉黨圖考

葵源江歲貢永著

深衣考

兼考長衣中衣

禮記深衣篇鄭氏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裹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疏餘服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纁拊尺若深衣則緣而已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

謂在內

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拊尺其吉

服中衣亦以采緣諸侯得綃黼爲領丹朱爲緣大夫士但用采緣而已其長衣以素緣○〔深衣〕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注〕言聖人制事必有法度〔疏〕以作記之人爲記之時深衣無復制度故稱古者○〔又〕短毋見膚〔注〕衣取蔽形○〔又〕長毋被土〔注〕爲汙辱也○〔又〕續衽鉤邊〔注〕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邊若今曲裾也〔疏〕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寬頭在下狹頭在上皆似小要之衽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若喪服裳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爲之不相連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以後漢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是今朝服之曲裾也

按注衽在裳旁本玉藻不誤〔疏〕說非是辯見後〔疏〕分續衽鉤邊在兩旁最是一旁連之相著者左旁也一旁有曲裾掩之者右旁也但云與相連無異則非注意鄭謂屬連之不殊裳前後惟言左旁耳鉤邊似漢時曲裾當別用一幅布爲之上狹下闊綴於右後內衽使其鉤曲而前以掩裳際也若無鉤邊則行步時露其後衽之裏故須鉤邊掩之家禮以合縫爲續衽覆縫爲鉤邊非是〔又〕要縫半下〔注〕三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疏〕謂要中之縫半下畔之闊下畔一丈四尺四寸則要縫半之七尺二寸下容舉足而行故宜寬○〔又〕袼之高下可以運肘〔注〕肘不能不出

入袷衣袂當掖之縫也疏袷謂當臂之處袂中高下宜稍寬可以運動其肘袂二尺二寸肘尺二寸是云運肘也○又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注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疏袂長二尺二寸并緣寸半爲二尺三寸半除去其縫之所殺各一寸餘有二尺一寸半在從肩至手二尺四寸今二尺一寸之袂得反詘及肘者以袂屬於衣幅闊二尺二寸身尺至肩各尺一寸也從肩覆臂又尺一寸是衣幅之畔覆肩將盡今屬袂於衣又二尺一寸半故反詘其袂得及於肘也○又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注當骨緩急難爲中也疏此深衣帶下於朝祭服之帶也朝祭之帶則近上故玉藻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是自帶以下四尺五寸

也○又制有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注裳六幅幅分之以爲上

下之殺○又袂圓以應規注謂胡下也○又曲袷如矩以應方

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袷作曲形衣既交有如矩之象○又負

繩及踝以應直注繩謂繫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跟也疏衣之

背縫及裳之背縫上下相當如繩之正故曰負繩非謂實負繩

也○又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注齊緝○又故規者行舉手以爲

容注行舉手謂揖讓○又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

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注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

又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注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

或昂則心有異志者與○又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注言非法

不服也○又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

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
善衣之次也注完且弗費言可苦衣而易有也深衣者用十五
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爲
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已疏諸侯夕深衣祭牢肉大夫士朝元
端夕深衣是深衣爲朝祭之次服也自深衣以後更無餘服故
知是庶人之吉服○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深衣三袂縫齊倍要
注謂大夫士也三袂者謂要中之數也袂尺二寸圍之二尺四
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疏大
夫士早朝及私朝服元端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
深衣裳幅十有二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爲二四邊各去一寸
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寬
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爲七尺二寸下齊
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爲一丈四尺四寸袂謂袂末齊謂裳之
下畔要謂裳之上畔

按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
唯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布幅二尺二寸深衣裳用布六
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爾雅衣皆謂之襟袂
謂之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
去一寸爲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
在上者旣是要中之數矣下齊裳倍於要又以布二幅
斜裁爲四幅狹頭二寸寬頭二尺各去一寸爲縫狹頭
成角寬頭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

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衽下文衽當旁是也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深衣裳無辟積必須兩旁有斜裁倒縫之衽方能上狹下廣意當時或有不斜裁而作辟積於裳者故特記非帷裳必殺之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也今人製公服亦有衣裳相連而多作辟積於裳以示異者鄭注本不誤孔疏不得其說妄謂六幅皆交解於是裳之前後唯中縫正直其餘皆成偏裒之縫曾謂聖賢法服而有是哉其說易惑人朱子家禮亦承其誤而續衽鉤邊亦多異說矣別有深衣考誤一卷詳之

又衽當旁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有或殺而下或殺而上

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

按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不名衽唯當旁而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當中則前襟而後裾是也鄭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其唯在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也又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卽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

注彼云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此衽之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

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也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棺上合縫之木亦名衽也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注云衽小要也蓋小要之形上下廣而中狹以掩棺蓋合縫之際上半則殺而下半則殺而上似衣衽之上殺下殺以掩裳際是有衽之名此借衣衽爲小要故鄭連及之也云衽屬於衣則垂而放之謂朝祭喪服之衽云屬於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卽此深衣之衽也其縫之以合前後者唯左旁爲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別有鉤邊鄭亦略言之耳又以他文證之問喪云扱上衽謂以裳之兩角插於帶間也爾雅云執衽謂之拮扱

衽謂之襜謂以兩裳角執之手插之帶而貯物於裳也論語云左衽謂夷俗衽掩於左其逢合者在右也皆衽當旁之證也疏家忽之并失小要之義今不錄

又袂可以回肘注二尺二寸之節○又長中繼袂尺注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蓋今衰矣深衣則緣而已疏以半幅繼續袂口揜餘一尺若長衣揜必用素中衣揜或布或素隨其衣而然長中制同而名異者所施異故也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又袷二寸注曲領也袷尺二寸注袂口也疏謂口之外畔上下尺二寸也喪服法尺二寸注云足以容中喪時拱○又緣廣寸半注飾邊也○又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元端麻衣也

中衣用布

飾考

飾者飾冠衣裳之邊不
止領緣緇緹別有考

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注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纁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緇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其三寸矣唯袷廣二寸疏深衣外衿之邊有緣裳雖前後相連然外邊曲裾揜處其側亦有緣○曲禮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注為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王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又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注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為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

孤子衣純以素

通考服色相稱

緇衣羔裘云云孔安國注云服皆中外之色相稱也疏云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爾雅夏則不袍爾雅用葛也見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此二句注疏次加祭服若朝服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月亦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祭服朝服通夏則中衣上加葛葛上加裼衣裼衣上加朝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也羔是故用素衣以裼之麕裘鹿子皮以為裘也故用素衣以裼之狐裘黃故用黃衣以裼之

按古人服制衣與冠同色

緇衣則元冠素衣則皮弁黃衣則黃冠

欲其上

體稱也履與裳同色

素裳者素履元裳者黑履黃裳者纁履

欲其下體稱

也帶亦象衣

纁帶

鞞亦象裳

冕服纁裳赤鞞爵弁服纁裳韎韐皮弁服素鞞

朝服素裳皆素鞞元端元裳三等皆用爵鞞

故裼衣必象上服使內外稱人

作文不知細衣素衣黃衣之外仍有上服矣

細衣羔裘考

疏云細衣羔裘者謂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

朝○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鞞注元冠委貌朝服者

十五升布衣而素裳

布八十縷為升

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色

元元即細衣之小別

五人為緇六人為元

玉藻亦云細衣以裼之是羔裘

用細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云羔裘元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元冠羔裘之上必用細布衣為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

細色又與元冠相配故知細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

也 在朝君臣同服俗解細衣取象臣北面君南面亦細衣又何以說乎

按細衣羔裘又為祭服邢疏不備補考於後

王制三公一命卷疏云諸侯大夫士自祭士則元端大夫則朝

服故儀禮特牲士祭元端少牢大夫祭朝服○儀禮少牢饋食

禮云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疏云為祭而筮還服祭服是以

上篇特牲筮亦服祭服○又明日主人朝服即位於廟門之外

按大夫以朝服為祭服如冬月必是細衣羔裘元端即

朝服之衣易其裳鞞如夫子未為大夫以元端祭亦必

是細衣羔裘兼朝祭義始備

俗解遺祭服者非

素衣麕裘考

疏云素衣麕裘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然其受外國聘
享亦素衣麕裘故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麕裘青紆褻絞
衣以裼之紆胡大絞音交蒼黃之色又引此云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如

鄭此言則裼衣或絞或素不定也能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
云素衣為正亂言絞耳皇氏說是聘禮賓皮弁聘注服皮弁者朝

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視朔重於視朝以視朝服朝聘是相尊敬也疏諸
侯朝天子服冕服此待四方朝聘皆皮弁者入天子廟得伸其

上服入已廟不可以冕服重太又不可服常朝之服輕太故服天子
之朝服天子以皮弁服視朝諸侯以為視朔之服在廟視朝聘之賓是相

尊敬故也君以皮弁服受聘享故聘使亦皮弁服又云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
按注疏解聘禮所以服皮弁服之意最明既服皮弁則

必素衣麕裘矣自是服制尊卑相次當如此並無白色

上取義之意俗解白以昭忠信陋矣聘享又必兼視朔義始備俗解

遺視朔非

兼考君臣諸裼裘制

玉藻表裘不入公門注并振絺綌不入公門解之云振讀為衿
衿褌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謂裘葛外必有裼衣且有

上服也又襲裘不入公門注衣裘必當裼也謂袒出左袖疏裼裘襲
裘但據露裼衣不露裼衣為異袒袖則露裼衣不袒則不露又君衣狐白

裘錦衣以裼之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
裼也袒而有衣曰裼此語最分明必覆之者裘褻也嘗聞之吳方來編修云今人服

裘或以毛向外古人正是如此故有皮之不存
毛將安傅之說又有虞人反裘而負薪之喻詩云衣錦絢衣

裳錦綢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又士不衣狐白注辟君也狐之白者少以少爲貴也疏必知狐白上加皮弁服者以狐白旣白皮弁服亦白錦衣白三者相稱皆爲白也天子視朝用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兼天子諸侯也凡在朝君臣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璧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下云士不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見下注熊氏云當用素衣爲裼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旣不衣狐白用麕裘素裼也諸侯在國視朔則素衣麕裘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麕裘玉藻麕裘青紵衰綬衣以裼之皇氏謂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綬也

按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皮弁服之布而用錦衣裼狐白得無以帛裏布之嫌與嘗聞之吳方來編修云凡言錦衣非通身用錦也惟以錦爲緣耳婦人衣錦尙絢者亦然衣錦尙絢大夫以上婦人始嫁之服也行道禦風塵當覆以絢衣士昏禮謂之景中庸惡其文之著斷章取義耳

此說可補先儒所未及然則錦衣仍是素衣但以素錦飾領及袂耳又綬素二衣熊皇異說皇說爲優聘禮疏云鄭引玉藻論語二文者欲見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

聘皆服麕裘但君則麕裘還用麕裘臣則不敢純如君
麕裘則青紵衰裼衣君臣亦有異時若在國視朔君臣
同用素衣爲裼若聘禮則君臣同用麕裘但主君則用
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也按此說未知是否又
按聘時介裼而不襲盛禮不在於已也介既然爲擯者
亦當然臣從君不得服朝服也而論語云端章甫願爲
小相似朝服又似元端服豈公西華謙退言之與

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褰元綃衣以裼之注君子大夫士也綃綺
屬也染之以元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疏熊氏云
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
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褰熊氏又以內外諸侯

朝服皆緇衣以羔爲裘不用狐青也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
羔裘也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皆用羔
裘也又論語緇衣羔裘皆祭於君之服是祭服用羔裘也劉氏
又以此元衣爲元端與皇氏同三家之說雖各有通途皆互有
長短熊氏之說踰於二家論語注云緇衣祭於君之服者謂助
君祭朝服而祭也亦卿大夫祭於君之服也

按以帛裏布非禮綃是綺屬則上服必是絲衣皇劉以
爲元端誤矣但冕服之裘旣當用元綃衣裼狐青夫子
亦嘗爲大夫服冕助君祭何以止有緇衣羔裘而無元
綃狐青又似如劉氏說冕服皆羔裘意當時魯君之祭
皆是緇衣羔裘故夫子亦無狐青而記者廣言他國冕

服有此裘與疏解論語鄭註謂助君祭朝服而祭言此
緇衣羔裘爲朝服之裘非謂元衣素裳之朝服也助君
祭當服冕服元衣用絲又按鄭註專言助君祭亦未備
自祭家廟以朝服亦當緇衣羔裘

又麤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注豸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孔子
曰素衣麤裘○又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注飾猶褻也孔子曰
緇衣羔裘

按麤裘疏說見前疑此亦是記者廣言之夫子無此裘
蓋未製此裘也魯人有麤裘之胡犬之色當是蒼黃故

以蒼黃之色裼之凡裼者袒出左袖故裼衣但象其袖
不論其裘身以豹飾狐青飾羔而裼皆以黑色蓋豹亦

用黑色也詩鄭風羔裘豹飾傳云緣以豹皮也疏云唐
風羔裘豹祛羔裘豹袖然則緣以豹皮爲祛袖也禮君
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按此說是然則夫子羔裘
麤裘亦當有他皮飾袖論語不言者省文耳

黃衣狐裘考

邢疏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
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合民大飲農事
休息謂之息民俱詳見十卷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

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
素服二者不同以其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
者郊特牲云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

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此說孔子之服云黃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也俗解蜡祭服者謬○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注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也孔子曰黃衣狐裘疏此息民謂之臘故月令孟冬云臘先祖五祀○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又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言祭以息民象其時物之色季秋而草木黃落按三裘之色羔麕縗素服制差次當如此不以色取義惟黃衣狐裘象其時草木黃落此說得之俗解謂報土

功者臆說也草木黃落在季秋孟冬亦當其時稍有早晚耳

考袒裼襲之異

聘禮公側授宰玉裼降立受玉時襲既受以玉授宰裼而降立以待享注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袒裼者左袒出左袖也疏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有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衿褶衿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聘禮不必行於冬故四時皆有裼襲不止施於裘中云見裼衣者謂開衿前上服見裼衣也開衿方可袒出袖其裼衣也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襲者掩之故云襲充美也言

凡袒裼者左者吉凶皆袒左是也是以士喪禮主人左袒大射亦左袒若受刑則袒右故觀禮侯氏袒右受刑是也

按古人有袒袖之禮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衿袒出左袖

喪禮插諸面之右士喪禮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扱即插字吉禮亦當以左

袖插諸前衿之右也凡經傳單言袒者袒而無衣肉袒

也言裼或連言袒袒者袒而有衣也喪禮肉袒祭禮迎

牲割牲養老禮割牲皆肉袒射禮惟君袒纁襦餘皆肉

袒而以拾韜左臂拾以皮爲之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觀禮侯

氏請事右肉袒與尋常左袒者不同謂刑宜於右也左

傳鄭伯肉袒牽羊謝罪也古人自是有左袒右袒之法

故至漢初周勃討呂氏有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之

說凡與襲對者皆是袒左袖露裼衣襲則掩其上服不

袒袖別無所謂襲也鄭注玉藻袒而有衣曰裼合之此

注凡袒裼者左可知袒裼之義矣知裼則知襲矣後人

不知裼襲之禮雖草廬吳氏猶云直其領而露裼衣謂

之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謂之襲經義之難明如此況

後世講章時文家何能由注疏以通經乎解經亦有知

左袒之說者又以詩袒裼暴虎孟子袒裼裸裎爲疑不

知古禮與今人情不合者多倘謂古人不以袒袖行禮

則內則所謂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裼者

又何以說乎裼衣上便是上服更無襲衣此疏說是

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疏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

釋之屬其外有裘夏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

按此謂裼衣上有一重襲衣又爲中衣與賈疏異非是其云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爲裼甚分明孔疏前後有不
同者見下

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疏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喪大記弔者襲裘疏小斂之後來弔者掩襲裘之上裼衣若未小

斂之前來弔者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朝服開朝服露裼衣今小斂之後弔者以上服掩襲裘上裼衣

按此二疏裘之外是裼衣裼衣外是上服別無一重襲衣與賈疏合曲禮疏偶誤耳凡言裘外有二重衣者非是

考裼襲質文相變之異

樂記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女也○表記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瀆也注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裼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裼爲敬受享是也疏又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裼而執圭以授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裼襲不相因○玉藻禮不

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注禮盛者服充大事不崇曲敬大裘不
 裼謂祭天也疏充猶襲也服襲是充美於內唯盛禮乃然也故
 聘及執玉龜皆襲是為盛禮故也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別衣裼
 之裘不可表大裘亦必是不見美也○玉藻犬羊之裘不裼注
 有裼衣但不袒裼耳質略亦庶人無文飾○又不文飾也不裼注裼主於有文飾之
 事疏聘禮使臣行聘之時主於敬不主於文故襲裘聘是不文
 飾之事不袒裘也至行享之時主於文故裼裘主於敬者禮盛
 盛主於文則禮不○又裘之裼也見美也注君子於事以見美為敬疏裘上加
 裼衣裼衣上雖加他服猶開露裼衣見裼衣之美以為敬也
 按見美者見裘之美也裘雖在裼衣內裼衣與裘同色
 見裼衣則知其是某裘疏謂見裼衣之美非是君以錦

衣裼狐白裘亦是見狐白之美也

又弔則襲盡飾也注喪非所以見美此謂主人既小斂以後○又君在則
 裼盡飾也注臣於君所也疏凡君在之時則露此裼衣盡其文
 飾之道以敬於君也○又服之襲也充美也注充猶覆也所敬
 不主於君則襲疏此謂君之不在臣所加上服掩襲裼衣以君
 不在敬心殺故也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
 至極以質為敬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君非血屬以文為
 敬故臣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其質略故也所襲
 雖同其意異也聘禮行聘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
 而享文欲文質相變故裼襲不同也○又是故尸襲注尸尊疏
 尸處尊位無敬於下故襲也○又執玉龜襲注重寶瑞也疏凡

執玉得襲故聘禮執圭璋致聘則襲也若執玉行享雖玉褱王執
又分此執玉或容非聘享尋常執玉則亦襲也龜是享禮庭實
之物執之亦褱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又無事
則褱弗敢充也注謂已致龜玉也疏謂行禮已致龜玉之後則
褱不敢充覆其美也亦謂在君之前故褱也若不在君所無事
則襲前文云者是也

按褱襲所以分別文質質事用襲文事用褱質又有三
一是禮盛爲質一是輕略爲質一是父黨無容爲質又
按見美充美惟據冬月有裘言之餘三時無裘亦行褱
襲之儀袒敢質文相變以爲敬耳

內則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有故事不敢袒褱注父黨無容

按在父母舅姑之所而有故事當袒褱注疏無明文大
抵袒褱襲之儀惟施於君臣聘享平時居家處鄉皆襲
而已喪禮之袒則異祭禮亦皆襲唯君內袒割牲爲敬
之至餘皆襲

聘禮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注於是賓主人皆褱疏
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褱又云執玉龜襲下文行聘時執玉賓主
人皆襲此時未執玉正是文飾之時明賓主人皆褱也○又賈
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纁不起而授上介注不言褱襲者賤不
褱也○又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注上介授賓不襲者以盛
禮不在於己也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褱無藉者則襲疏以
爲有藉屈纁爲無藉非是今不錄又賓襲執圭注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爲其相

蔽敬也疏執圭以瑞為敬君又盡飾而裼則掩執玉之敬故不得裼也○又公側襲受玉○又公側授宰玉裼降立注裼者免

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

禮尚相變也非冬月服裘時唯取禮尚相變○又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

享○聘禮記凡執玉無藉者襲注藉謂纁也纁所以蘊藉玉

按圭璋特達不用束帛為藉是無藉也注以纁為藉非

是如以纁為藉則屈纁時正是以纁藉圭當為有藉矣

而云無藉何耶鄭解此句誤疏家因有垂纁屈纁之說

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注藉纁也裼襲文質相

變耳有藻為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為質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

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

按有藉無藉注兼二義非也以後說為是朱子修禮書

引此條斷從後說

裘制雜考

召南羔羊序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

羊也疏國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裘得其制德稱其服春官宗

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

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

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詩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

蛇委蛇傳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紵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

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公公門也箋委蛇委曲自得之貌疏大

夫之裘宜直言羔兼言羊者以羔亦是羊故連言以協句此言

純數下言總之數有五非訓純總之數也大夫羔裘以居謂居於朝非居於家也論語狐貉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唯豹祛與君異耳明此爲朝服之裘非居家也○又羔羊之革素絲五緇傳革猶皮也緇縫也疏說文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對文言之異散文則皮革通爾雅釋訓云緇羔羊之縫也孫炎曰緇之爲界緇然則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卽皮之界緇因名裘縫爲緇五緇旣爲縫則五純五總亦爲縫也織素絲爲組紃以英飾裘之縫中若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又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傳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疏首章言羔羊之皮卒章言羔羊之縫互見其用皮爲裘縫

殺得制也依月令孟冬始裘天子祭天則大裘而冕注大裘羔裘是也其五冕之裘亦同黑羔裘若天子視朝及諸侯朝天子皆以狐白裘知者以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秦詩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以裘象衣色皮弁服白布衣故也其卿大夫在朝及聘問亦衣狐白裘知者玉藻云士不衣狐白故也士則麕裘青豸裘以狐白之外惟麕裘素也其諸侯視朝及卿大夫等同用黑羔裘若諸侯視朝君臣同用麕裘其臣則青豸裘絞衣爲裼若兵事旣用韎韐衣則用黃衣狐裘及狸裘象衣色故也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貍又云哲幘而衣狸製是也若天子以下田獵則羔裘緇衣以裼之其天子諸侯燕居同服元端則亦同服羔裘矣凡裘君則用全其臣則褻飾爲異故

詩云羔裘豹袪鄭云卿大夫之服是也天子諸侯朝祭之服先著明衣又加中衣又加裘裘外又加裼衣裼衣之上乃加朝祭之服○鄭風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傳如濡潤澤也侯君也豹飾緣以豹皮也晏鮮盛貌集傳云三英裘飾粲明也○唐風羔裘豹袪○又羔裘豹褭傳袪袪也疏袪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其通皆爲袪○檜風羔裘序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詩羔裘逍遙狐裘以朝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蠟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疏知非狐

白狐青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天子之朝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麕裘無狐白裘矣狐青乃人功粗惡之裘檜君好絜必不服之○又羔裘黼黻狐裘在堂傳堂公堂也疏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又羔裘如膏日出有曜疏檜君所服羔裘衣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曜之時觀其裘色如脂膏也○天官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良裘王所服也玉藻所謂黼裘與功裘人功微麕謂狐青麕裘之屬功裘卿大夫所服疏祭服皆元上纁下明此裘亦羔裘之

黑者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此裘同色亦是無文采玉藻
君子狐青豹褰麕裘青豻褰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引此證功裘
中有此以待頒賜玉藻仍有羔裘狐裘亦是臣之所服裘不引
之者之屬中含之矣○玉藻唯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注僭天子也天子祭上帝則大裘而冕大裘羔裘也黼裘以羔
與狐白雜爲黼文也省當爲獮獮秋田也國君有黼裘誓獮田
之禮時大夫猶有大裘也疏禮唯許諸侯服黼裘以誓軍眾田
獵耳不得用大裘當時非但諸侯用大裘又有大夫僭用大裘
者故譏之○又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注衛尊者宜武猛○禮
弓練鹿裘衡長祛祛褐之可也注練小祥父月之喪
祛謂袞緣袂口也練而爲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爲祛則先時祛

無祛可知吉時麕裘褐表裘也有祛而褐之備飾也疏喪雖
有裘裘上未有褐衣至小祥裘旣橫長又有祛爲吉轉文故加
褐之可也○小雅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傳
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

褻裘狐貉考

爾雅狸狐端音端貉音貉醜其足蹠音蹠其跡夙音夙注皆有掌蹠夙
指頭處疏此四獸之類皆有掌蹠左傳熊蹠是其類也其指頭
著地處名夙按說文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邱首
猶似狐善睡獸王裘云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
之妻倉莊子云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不免陷阱之患其皮
爲之災也埤雅狐性好疑貉性好睡故狐貉之厚以居
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箋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
也狐狸以共尊者疏以經狐狸以下爲公子裘明于貉是自爲

裘也禮無貉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狐貉賤故也左
傳稱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服虔云狸製狸裘也禮言狐裘多
矣知狐裘以其尊者○小雅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
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箋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
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疏息民之祭服此狐裘則是尊
貴之服庶人得服之者彼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玉
藻云犬羊之裘不裼則庶人止服犬羊此衣狐裘者以禮不下
庶人也以庶人服犬羊不裼故此狐裘亦不裼取其溫裕而已
○左傳衛右宰穀曰余狐裘而羔裘注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
喻已雖從君出其罪不多○玉藻君衣狐白裘又曰錦衣狐裘
是狐裘貴於羔按天子犬裘亦是黑羔裘狐裘庶人得服未必
狐貴於羔此蓋喻始惡而終美言始從君是狐

裘今來歸補
過似羔袖也○邶風狐裘
左傳士蔣賦曰狐
裘彤茸亦亂貌

檀弓晏子一狐裘三十年

按裘裘即狐貉之裘玉藻云犬羊之裘不裼注謂庶人
無文飾然則犬羊且庶人之裘宜非君子所服也唯宜
狐貉而已禮服之狐裘欲其文其毛當與裘服之狐裘
異裘裘長則禮服之裘宜短以其行禮時有升降上下
長則不便於行禮也裘裘之外當服深衣深衣即所以
襲裘者犬羊之裘不裼則襲裘亦不裼也

明衣考

士喪禮記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注幕布帷幕之布升
數未聞也屬幅不削幅也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深也疏衣

裳同用幕布云袂屬幅長下膝者唯據衣而言布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皆削去邊幅旁一寸爲二寸計之則此不削幅謂繚使相著還似袂二尺二寸凡爲衣以其有裳故不至膝下此又有裳而言下膝故云於蔽下體深也○又有前後裳不辟長及穀注不辟積也穀足跗也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土疏不辟積者以其一服不動不假上狹下寬也此裳及穀至足跗亦是不被土○又繚綈注一染謂之繚今紅也飾裳在幅曰綈在下曰綈疏深衣云純袂純邊注云純謂緣之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此在幅亦衣裳之側緣法如彼也○又繚純準注七入爲繚繚黑色也飾衣曰純謂領與袂衣以繚裳以繚象天地也

按明衣無考士喪記襲口之明衣沐浴後著之未知生時明衣其制同否陳祥道禮書云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辟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廣者異矣裳之長也及足跗與無見膚者異矣今據疏不辟積者以其一服不動若生時明衣當必有辟積又按他服在內者不殊裳亦無緣而明衣親身衣裳殊上下皆有緣意者特爲齊時制之與記云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則齊時仍有黑色之衣卽元端

繚綈考

論語當暑袗繚綈必表而出之注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繚綈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疏袗單也暑同單服必加尙表衣然後

出之爲其形褻故也○曲禮衿絺綌不入公門注衿單也孔子曰當暑衿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疏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爲不敬○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表不入公門注振讀爲衿衿單也表表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疏形解衿絺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表在衣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

按注疏說皆以表爲在絺綌外出之爲出門唯集註改舊說今從集註絺綌內雖有裏衣如入公門見賓客絺綌外仍當有衣裏衣如今人之汗衫也

地官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月令孟夏天子始絺○周南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傳覃延也葛所以爲絺

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移也萋萋茂盛貌○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斃傳穫煮之也斃厭也○邶風絺兮綌兮淒其以風箋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鄘風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絺綌是繼衿也傳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縠是當暑衿延之服也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縠絺綌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縠絺疏葛精尤細靡者縠也言細而縠縠繼衿者去熱之名集傳繼衿束縛意衿延是熱之氣也

按集註雖引蒙彼縠絺然詩意是以展衣蒙於縠絺之外

褻服考

論語紅紫不以爲褻服注王肅曰褻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玉藻非列采不入公門注列采正服○又纁爲繭纁爲袍注衣有著之異名也有物在衣中爲著纁謂今之新縣也纁謂今纁及舊絮也疏鄭以好者爲繭惡者爲絮○又禪爲絁音爲褶音褶有衣裳而無裏褶有表裏而無著按在內之衣又名澤詩與子同澤以其親膚近於垢澤也又曰袒服見左傳

紺緇考

論語君子不以紺緇飾注孔安國曰一人曰緇飾者不以爲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以爲飾衣似衣齊服緇者三年練以緇飾衣爲其似入喪服故皆不以爲飾衣疏紺元色緇淺絳色考

上記三人爲纁五入爲緇今孔氏云一人曰緇者未知出何書禮云練練衣黃裏纁緣注云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纁爲飾黃之色卑於纁纁纁之類明外除故曰爲其似衣喪服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是紺爲青赤色也故爲齊服盛色若以爲領袖緣飾則似衣齊服也

按紺緇皆赤黑之間色緇又黑於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如深衣篇純以纁純以青純以素是也不以紺緇爲飾猶之不以紅紫爲褻服耳緇又入黑爲纁爲元齊時服元冠元端而孔氏云齊服是誤以紺爲元矣練衣本以一染之纁爲緣而孔氏云練服是誤以緇爲纁矣邦疏不能辨正集註亦因之耳

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入爲緇注染纁者三人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鄭司農云以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緇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緇同類丑三染謂之纁詩云緇衣之宜兮元謂此同色耳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天凡元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疏凡染纁元之法取爾雅及此相兼乃具此經及爾雅不言四入及六入士冠有朱紵之文鄭云朱則四入與是更以纁入赤汁則爲朱以無正文約四入爲朱故云與以疑之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涅則黑色練若入赤汁則爲朱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紺矣若更以此紺入黑則爲緇此五入爲緇是也紺緇相類之物故連文若更以此緇入黑汁則爲元但無正文更以元入黑汁則名七入爲緇矣但緇與元相類故禮每以緇布衣爲元端也云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者以其爵亦多黑少故也

紅紫考

玉藻衣正色裳間色注謂冕服元上纁下疏元是天色故爲正纁是地色赤黃之雜故爲間色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駟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木尅土故綠色青黃也赤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火尅金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金尅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紫是北方間水尅火故紫色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駟黃是中央間土尅水故駟黃之色黃黑也○爾雅一染謂之纁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纁注纁今之

紅也類淺赤纁絳也〔疏〕說文云纁黃赤色喪服記云公子為其

母練冠麻衣纁緣是也士冠禮疏云從一染至三染皆謂之淺

絳也〔按〕古絳字與紅同音即紅也〔又〕茹蘆茅蒐〔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疏〕

茹蘆一名茅蒐詩茹蘆在阪陸璣云一名地血齊人謂之茜〔即〕

之茜〔又〕藐苳草〔此音〕〔注〕可以染紫一名苳苳〔音〕〔疏〕藐一名苳

草根可染紫〔即〕今〔鄭〕風縞衣茹蘆聊可與娛〔傳〕茹蘆茅蒐之

染女服也〔箋〕茅蒐染巾也〔地〕官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

物〔注〕染草茅蒐紫蒨之屬〔紫蒨即〕

按孔子言惡紫之奪朱當時尙紫亦有漸元冠紫綬自

魯桓公始戰國策云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蓋齊桓公

有敗素染以為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賈十倍管子言

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其貴紫有由

來矣哀十七年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殺

之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

寢衣考

〔論語〕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注〕孔安國曰今之被也

按寢衣之制無考或是夫子特製之以為齊時之用孔

注謂今之被則不當名寢衣夜寢必覆被亦不當特記

矣言衣則必有袂者也被名衾詩抱衾與裯毛傳衾被

也裯裯被也鄭箋改之云裯牀帳也今集傳仍從毛喪

大記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詩言錦衾爛兮不必君

也被端有緣飾謂之統喪大記注統以組類為之綴之

領側若今被識生時禪被有識此衾制附於此

帶紳考

左傳鬴厲游纓昭其數也注鬴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數尊卑各有數疏易或錫之鬴帶知鬴卽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爲革帶所繫鞞鞞與雜佩在大帶之上故云鬴紳帶所以別大帶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而復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也玉藻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是鬴厲有數也○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音裊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音律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編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

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三齊注謂大帶也而素帶終辟謂諸侯也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下天子也大夫亦如之率繹也士以下皆繹不合而繹積如今作幪頭爲之也辟讀如裊冕之裊裊謂以繒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裊其紐及末士裊其末而已居士道藝處士也三寸謂約帶紐組之廣也長齊於帶與紳齊也紳帶之垂者也言其屈而重也有司府史之屬也三分帶下而三尺則帶高於中也結約餘也疏天子以素爲帶用朱爲裏終竟帶身在要及垂皆裊諸侯不以朱爲裏亦用朱絲終裊大夫不終裊但以元華裊其身之兩旁及屈垂者士用熟帛練爲帶其帶用禪帛兩邊繹而已繹謂縹緝也士帶必反屈嚮上又垂而下大夫則總皆裊之士則用緇唯禪嚮

下一垂者居士用錦爲帶尙文弟子用生縞爲帶尙質并竝也
紐謂帶之交結之處以屬其紐約者謂以物穿紐約結其帶謂
天子以下其所紐約之物竝用紐爲之紐闊三寸也約紐組餘
三尺與帶垂者齊引子游之言以證紳之長短人長八尺大帶
之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紳居二分焉紳長三尺也韠謂蔽膝
紳韠結三者俱長三尺也○又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
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繅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注雜猶飾也
卽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垂外以元內
以華華黃色也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
以素皆廣四寸上以練廣二寸再繅之凡帶有司之帶也亦繅
之如士帶矣無箴功則不裨之士雖繅帶裨亦用箴功凡帶不
裨下士也○又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注肆讀
爲肄肆餘也餘束約紐之餘也勤謂執勞辱之事也疏收謂斂
持在手擁謂抱之於懷○又凡侍於君紳垂注紳垂則磬折也
○曹風淑人君子其帶伊絲箋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
飾焉○小雅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傳厲帶之垂者○又匪伊垂
之帶則有餘○大戴禮武王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
則壽注雖夜寢其容不可以苟帶先釋故因言之

佩考

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注比德焉君子士已上○又右徵角左
宮羽注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宮羽在左君
也物也宜逸周禮三大祭之樂無商調○又趨以采齊注路門

外之樂節至應門謂之趨齊當爲楚薺之薺疏讀爲楚茨之茨音同耳其義則異○又行以肆夏注登堂之樂節○又周還中規注反行也宜圓○又折還中矩注曲行也宜方○又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注揖之謂小俛見於前也揚之謂小仰見於後也鏘聲貌○又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注鸞在衡和在式自由也

按大戴禮韓詩內傳皆言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非也軾非設鈴之所軾若有和車行與軾相觸不成聲矣左傳錫鸞和鈴杜注鸞在鑣和在衡此說是疏云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若在衡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和當在衡和不言數當是衡端各一和

大戴禮保傅篇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佩玉爲度上有蔥衡下有雙璚衡牙玼珠以納其閒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二句與玉藻異步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

鳴也注衡平也半璧曰璚衡在中牙在傍玼珠納於衡璚之間玼亦作蟻總曰玼珠而赤者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玉藻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注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卽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焉疏臣對君恆佩玉備儀盡飾當佩玉今云君在不佩玉故知非臣是世子也○又居則設佩注謂所處而君不在焉○又朝則結佩注朝於君亦結左疏亦皆謂世子○又齊則結結佩而曾鞞注結屈也結又屈之

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韞者齊服元端疏此謂凡應佩玉之人○
 又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注喪主於哀去飾也凡謂天子以至
 士○又佩玉有衝牙注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疏凡佩玉必上繫
 於衡下垂二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縣於璜中央下端縣以
 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
 牙○又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注謂喪與災告
 ○又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
 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而緼組綬
注玉有山元水蒼者視之文色所似也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
 受者也純當為緼綦文雜色也緼赤黃瑀瑜玉之美者瑀玳石
 次玉者

按組綬所以縣衡上繫于革帶衡下組綬有三條皆以
 懸玉若珠孔細非組綬可貫鄭注大戴謂瑀瑀皆為玳
 珠又謂是玉石其說不定後人作圖以組貫小珠未必
 確也

又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注謙不比德亦不事也象有文
 理者也環取可循而無窮疏孔子以象牙為環廣五寸以綦組
 為綬也所以然者失魯司寇故謙不復佩德佩及事佩示己無
 德事也象牙有文理言己有文章也為環者示己文教所循環
 無窮也五寸法五行也

按論語言去喪無所不佩則瑀玳之玉鴈燧之屬皆當
 佩之矣佩象環在去魯之後或當如疏說

鄭風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注雜佩者珩璜琚瓊衝牙之類

疏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瓊玖石次玉也衝牙亦

玉爲之其狀如牙以衝突前後也

集傳左右佩玉上橫曰珩下

一大珠曰琚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懸一玉

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日璜又以兩組

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琚而下繫於兩

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按琚當是玉○內則子事父母

左右佩用左佩紛纓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玦捍管蕭音大觶木

燧注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紛纓拭物之佩巾也刀礪小刀及

礪磐也小觶解小結也觶貌如錐以象骨爲之金燧可以取火

於日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強也蕭刀鞞也木燧鑽火

也○曲禮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注君臣倨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倨則垂大俯則委於地疏帶

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僂折如磬之背佩從兩邊出懸垂於前主

齊衰凶服考

喪服記凡衰外削幅裳內削服幅三袖音若齊音裳內衰外負

廣出於適寸適博四寸出於衰衰長六寸博四寸注削猶殺也

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

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衲者謂辟兩側空

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齊緝也凡

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負在背上

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

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也出於衰者旁出衰不著寸數

者可知也哀長六寸博四寸廣袤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按五服一斬四齊第言見齊衰者舉齊以兼斬也凶服者式之則五服皆然

三年間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音瘡鉅者其日久病甚

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以

麻為經以竹為杖

居倚廬食粥寢苦

草枕塊也

所以為至痛飾也○間

傳斬衰何以服苴苴者惡貌也

黎黑之色

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

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皁

皁麻

大功貌若止

平停不動

小功總麻容貌

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

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纓無事其布曰總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衣服餘事

表記子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彼記之子不稱其服○家語哀公問曰紕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又孔子對

哀公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絢履絢履頭之飾紳帶摯笏者皆賢人也孔子曰不必然也夫端衣元裳齊服也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菲菲草履杖而歆粥者則志不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此類也○學記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注雜服冕服皮弁之屬○少儀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注罔猶罔罔無知貌○左傳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鵠冠反翠鳥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乎注聚鵠羽以爲冠非法之服

者不都... 孔子曰... 食室... 之... 注... 注... 伯... 其... 之... 皇...

